

廣博物志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四

隴西董斯張策
蕭中周 嬰訂

鳥獸一 諸鳥二

夷貊掌鳥言貉貊掌獸言 周禮

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孺中春羅春鳥獻鳩

以養國老行羽物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

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高暉堂

鬷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

其羽翮

若簇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七有

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

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庚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

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

之弓與枉矢射之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為凡賓客

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弁

取之 並上

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乃之羽氏是生百鳥

諸鳥

孟齡人首鳥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

民始食卵孟齡去之 括地圖

武帝問朔何知鳥之雌雄對曰雉左翼加右聲

高雌右翼加左聲小 方朔傳云說毛納

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眾鳥曰集 禽經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高暉堂

人面擊地飛鳥自下 取葉木為人形似鳥而血

金人面以擊地鳥自死下

鳥啣人之髮愛飛

來鳥羣飛徘徊軍上不過三日有暴兵至鳥取

軍中將軍當賞功增秩鳥集將軍之旗將軍

官鳥集軍中莫知其名軍敗 抱林子軍術

小鳥生大鳥王者土地開闢則至 宋書

平原管輅善卜筮解鳥語

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

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
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
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也輅答曰夫天雖
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
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
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
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
已發赤鳥夾日殃此荆楚此乃天上之所使自
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 高暉堂

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者在
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
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鬻書此乃聖人
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聽
精在鷄火妙在入神自非斯倫猶于路之於死
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之敢信須
更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管幣別傳○以下皆鳥

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
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鳴毛犢生應龍應龍生

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
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鯥鯁生建邪建邪生
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玄
龜玄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
淮南子

龍之鱗八十有一鯉之鱗三十有六鱗肉角而
不觸鳳肉喙而不啄蛟骨青鳳骨黑玄覽
鹿角牛耳蛇首鬼目蛇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
龍之狀也鴻前塵後蛇頸魚尾鶴頰鸞鬣龍文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四 高暉堂

龜背燕頰雞喙五色備舉鳳之狀也麕身牛尾
狼頭馬足圓蹄肉角麟之狀也上
鳳皇者鷄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者玄枵之獸
陰之精也獨冠子
龍鱗有文於地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
毛蚡輪龜知背負文 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
論衡
麟不吠守鳳不可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代庖
抱朴子

高雀不及一鳳皇衆星不及一月明

鳳者鸞舉百羽從之鳳靡鸞吮百鳥瘞之

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

見則天下和

木行為仁為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為

義為白鳳纓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為禮為赤鳳

背赤故曰負禮也水行為智為黑鳳胸黑故曰

向智也土行為信為黃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

苞林子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五

高暉堂

按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節節

雌鳴曰足足

大鳳象鴻前鱗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

頤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

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

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唯鳳為能通天

社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

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

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

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

韓詩外傳云上苑說鳳

注而中

鳳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

曰歸昌翼挾義表抱忠足履正尾繫武為能究

萬物通天社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

福

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

賀世

鳳晝鳴曰滿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六

高暉堂

鳳有六像九苞六像者一曰頭象天二曰目像

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

尾像緯九苞者一曰口苞命二曰心合度三曰

耳聽達四曰舌屈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矩州

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戶行

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其四皆似鳳

並為妖一曰鸛鸛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

仁負智至則役之感也二曰發明鳥蒙大頸身

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雉

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

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克目小頭大身細足身

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說文曰五方

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鵲鵠北

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樂叶圖徵

西有鴛雀東有諫珂其有定甲南有錦駝鷓鴣

飛光而映天綬雞曳彩而駢羅竊鳳形而似者

也楊用修集

青鳳謂之鵠赤鳳謂之鶡黃鳳謂之鸞白鳳謂

之鶡紫鳳謂之鶯禽經○禽虫述云秦衛識鶯辨青赤之文

鶯一曰雞趣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

曰陰翥黃曰土符禽虫述

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昆崙圖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

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言常想離著也此鳥能

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於長桐之

上人以爲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

興之瑞也瑯環記

逸詩曰鳳皇秋其翼若于其聲若簫有鳳春

皇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荀子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

有鯁莊子音義雀誤云鵬音鳳

天樞得則鳳皇翔連斗樞

鎮聲不逆行則鳳皇至樂動聲儀

軒丘鳳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山海經

南海中有軒轅丘鸞自歌鳳自舞古云天帝樂

也連異記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八三五 高暉堂

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鳳陸機七徵

西王母曰僊之上藥有九色鳳頸次藥有蒙山

白鳳之肉漢武內傳

太真夫人登白鸞之車駕黑鳳於九源自天以

下莫不範德白羽經

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

夢見兩龍擬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

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謀治太

平然後鳳皇處之今鳳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

天其受帝圖乎黃帝乃被齋七日至於翠嶽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

魚泛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河圖

輔○韓詩云黃帝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

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

之文春秋釋○扈閣河圖作玄扈樓

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堯赤玉

為押黃金檢白玉繩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

春秋合誠圖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九 高暉堂

舜父有目疾在家邑市而居舜父夜卧夢見一

鳳皇自名為雞口銜米以已言雞為子孫視之

是鳳皇以黃帝夢書占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

占猶之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三日三夜仰天

自告過前舐之目霍然開劉向孝子傳

帝舜曰朕惟不入百獸鳳晨十侯○在百獸率舞鳳皇司晨鳴

有鳳皇銜書游文王之都書文曰殷帝無道虐

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

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宋志

周成王時鳳皇來舞於庭成王乃授琴而歌曰鳳皇來儀百獸晨又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

寧 琴操

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

駕以赤象至於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

飴以雲實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發及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成王崩冲飛而

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十 高暉堂

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為悲矣拾遺記

塗修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

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為扇緝鳳羽以飾車

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徐翮三名靨光四名及

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娛使二人

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冷然自涼此二

人辯口麗辭巧於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

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

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涓

號曰招祗之祠綴青鳳之毛為二裘一名煩質
二名眩肌服之可以却寒至厲王流於彘彘人
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過於彘土罪人大辟者抽
裘一毫以贖其罪則價值萬金上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入問曰為誰對曰子路
為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
為式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皇鳳
皇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
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瑯玕為實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土 高暉堂

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瑯琊
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莊子逸篇

燕昭王時有白鸞孤翔銜干莖毳毳於空中自
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獲一莖滿車故
曰盈車嘉穗 拾遺記

豫章洪井有鸞岡洪厓先生乘鸞所憩泊也 水經

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
者謂之鳩鴟見其首者名曰鸞鸞皆其醜而

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
散綺翻焱發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
後讚其奇而稱其巧 劉子

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
鳳皇也路人曰汝販之乎曰然則千金弗與請
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國人傳
之咸以為真鳳皇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
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
尹文子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土 高暉堂

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配瑛與鳳共處於是
靈鳳常以羽翼扇女面後十年中女忽有胎王
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後生女名曰
皇妃王女思靈鳳之游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
歌曰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
萬劫無期何時來飛是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
逕入雲中 洞玄本行經

益州有葉榆縣西北十里有乎鳥山眾鳥千百
為羣鳴呼啁晰每歲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則止

俗言鳳皇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因名曰弔鳥焉

虜蘇割刺在答魯之右大澤中高百尋然無草木石皆赭色山產椒椒大如彈丸然之香徹數十里每然椒則有鳥白雲際翩躚五色名赭爾鳥蓋鳳皇種也昔漢武帝遣將軍趙破奴逐匈奴得其椒不能解以問東方朔朔曰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有之能致鳳武帝植之太液池至元帝時椒生果有異鳥翔集

敬煌新錄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圭 高暉堂

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霍光悉以金鍍具至夜車轆上鳳皇輶云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非山羅鳥得鳳皇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轆上鳳皇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請闕上鳳皇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

輅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御之帝崩鳳皇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皇

逢此網羅 續齊諧記

揚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雖傳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皇集玄之上頃而

戒 西京雜記

王阜爲重泉令鸞鳥集止學宮阜使椽沙叠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止縣庭留十餘日乃去 東觀漢記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圭 高暉堂

當陽南有龍川鳳川云漢武帝時八龍五鳳常見於此亦呼爲五鳳川

許真君遜字敬之吳赤烏二年己未母夫人夢

金鳳銜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 真僊通鑑

吳主亮命工人濫芳作金螭屏風鏤祥物一百

三十種種種有生氣一日與夫人戲觸屏墜其

一鳳頃之飛去芳字林仲 記事珠

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丈安金鳳皇二頭石

虎將衰一頭飛入漳河

徐陵母臧氏夢五色雲結為鳳集左肩已而誕

陵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

金數九火數七故稟其純陽也生二年子落毛

而黑毛易三年頂赤為羽翮其七年小變而飛

薄雲漢復七年聲應節而晝夜十二時鳴鳴則

中律百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而

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污或即純黑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圭 高暉堂

而溜盡成膏矣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

目睛不轉則有孕千百六年形定飲而不食與

鸞鳳同羣胎化而產為仙人之騏驎矣夫聲聞

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指棲

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且

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

體無青黃二色者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

也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

崇者也玉策記曰千載之鶴一時而鳴能翔於

霄漢其末千載者終不及於漢也其相曰

朱頂則冲霄露眼黑睛則視遠隆鼻短喙則少

暝眩頰聒耳則知時長頸疎身則能鳴鴻翎鶴

膺則體轉風翼雀尾則善飛龜背豎腹則伏產

軒前垂後則會舞高脰麤節則足力洪髀纖指

則好翹聖人在位則與鳳皇翔於郊甸

湘東王修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裒進雌鶴於堂

留其雄者尚在裒宅霜天月下無日不鳴商放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圭 高暉堂

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

即其雄也交頸撫翼聞奏鍾磬翻然共舞宛轉

低昂妙契絃節

梁安成王秀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

石擲殺所養鵠齋師請治其罪秀曰我豈以鳥

傷人

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鵠

傳枝

鶴以怨望雞以嗔睨鶴以潔唳梟以凶呌鳩以

愁嘯蒼飛則蛾沉 鳴則蛇結 頤嶺禽經

鵠即是鶴音之轉後人以鵠名頗著謂鵠之外

別有所謂鵠故埋雅既有鶴又有鵠 爾雅翼

孟古之言鵠不日浴而白白即鶴也鵠名皓皓

皓皓鶴也以龜龍鴻鵠為壽壽亦鶴也故漢昭

時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而歌則名黃鶴神異

經鶴國有海鵠其餘諸書文或為鶴或為鵠者

甚多以此知鶴之外無別有所謂鵠也 相鶴經云是李

浮丘投王子晉王子晉授崔文子崔文子戴嵩

山石室中淮南八公得之以傳於世然其所論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七** 高暉堂

似止及青田一種耳 鶴亦有蒼色者謂之赤頰 詩義疏

鴉有隱巢故鷺鳥莫能見鶴有長水石能於巢

中養魚而水不涸

鶴左右脚裏第一指各兵爪 天中記

江陵澤中多有鶴遂呼江陵郡名為鶴澤 方輿勝覽

崆峒山廣成修道之所絕壁有石穴謂之皂鶴

洞鶴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 墨客揮犀

大興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

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異苑

宮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 傳千

周穆王南征一軍說化君子為鵠為鴿小人為

蟲為沙 抱朴子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

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

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大** 高暉堂

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

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

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

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

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

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

獻于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

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

下建章羽蕭蕭兮行踰蹕金為衣兮菊為裳

唳荷荇出入蒹葭自顧非薄愧爾嘉祥西京雜記

天姥山南峰昔魯班刻木為鶴一飛七百里後

放於北山西峰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

南峰往往天將雨則奮翅動搖若將飛述異記

有童子遙見有黃鵠白首鼓翅於帝前即方朔

看黃綾單衣頭已斑白洞冥記

張禧字彥祥除燉煌令常有鶴負矢集禧庭以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九 高暉堂

甘草湯洗之傅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

啣赤玉珠二枚置禧廳前張氏家傳

蘇耽桂陽人少以至孝著稱一日白母道果已

圓升舉有日母曰我獨恃爾爾去我何依耽乃

留一櫃封鑰甚固若有所需告之如所願也預

為植橘鑿井及郡人大疫但食一橘葉飲一泉

水即愈後一鶴降郡屋久而不去鄴僚子弟彈

之鶴乃舉足畫屋若書字焉其辭云鄉原一別

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

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羣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為

翻身雲外却返吾居神仙我是蘇

英隱之執喪過禮家貧無人助哭每至哭卧之

時常有雙鶴鳴呼晉書

晉安帝元興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然目不干

色曾無穢行嘗行見一女甚麗謂少年曰聞君

自以柳季之儔亦復有桑中之歡耶女便歌少

年微有動色後復重見之少年問姓云姓蘇名

瓊家在途中遂邀還盡歡從弟突入以杖打女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十 高暉堂

即化峰白鶴廣記

喻叅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為戎人所射窮而歸

叅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啣明月

珠以置叅家述異記

慧約初卧疾時見一老公執錫來入及遷化日

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收藝獨龍抑其前見

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

然鳴吼淚下交流至堊日勅使牽從部伍發寺

至山乳泉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雙繞墳鳴

喉聲甚哀惋。後三日欬然永逝。神僧傳

榮陽縣南百餘里有關巖山峭拔千丈常有雙

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

隱此山數百年化為雙鶴不絕往來忽一日一

鶴為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

莫知其年歲也。搜神記

宋京師祇洹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兆人少在關

受學付公宋永初中遊甘徐入黃山精舍復遠

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 高暉堂

十七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

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遶數匝

忽然不見。法苑珠林

煬帝造儀衛課州縣送羽毛堪斃衣之用者殆

無遺類烏程有鶴巢樹高百尺代其樹鶴恐傷

子自拔斃毛投于地。廣五防記

鴈自關而東謂之鴈賦音加南楚之外謂之鴈或

謂之鴈今江東通呼

鴈鴈之信不如鴈周周之知不如鴻。禽經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糶母敢以粟於是

倉無糶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糶吏請以

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鰥牛而耕

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

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黍鳥也且汝知小計

而不知大會。賈子

定州唐縣中有鴻山關者昔項羽於此關見羣

鴻乃誓衆曰我當南面必中其一引滿射之莫

有中老乃折弓投地而去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 高暉堂

上虞縣有鴈為民田春拔野草根秋啄除其穢

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

十三州記

鴈鴈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

蹈履民田啄食草糧糧盡食索春兩適作避熱

北去復之碣石。論衡

鴈嚼蘆而捍網牛結陳以却虎。尸子

虞季鴻少有孝行為日南太守嘗有鴈止宿廳

事上上每行縣輒飛逐焉及卒官鴈隨喪至餘

姚墓前歷三年乃去 典錄

石虎饗羣臣於太武殿前有白鴈百餘集於馬道南命射之無所獲太史令趙攬以為白鴈集庭宮室將空 十六國春秋

迦尸國有五百鴈為羣侶爾時鴈王名曰賴吒鴈王有臣名曰素摩時此鴈王為獵師捕得五百羣鴈皆棄飛去惟有素摩隨逐不捨語獵師言請放我王以身代之獵師不聽遂以鴈王獻梵摩曜王鴈王曰惟願大王放一切鴈使無所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高暉堂

畏五百羣鴈在王殿上空中作聲時王問言此是何鴈鴈王言是我家屬王即施無畏不聽殺鴈 法苑珠林

爾時般遮羅國以五百白鴈獻波斯匿王王令送著祇桓精舍眾僧食時人人乞食鴈見僧聚來在前立佛以一音說法眾各得類解當時羣鴈亦解僧語聞法歡喜鳴聲相和還於池水後毛羽轉長飛至餘處獵師以網都覆殺之一鴈作聲諸鴈皆和謂聽法時聲乘是善心生切

利天生天之法法有三念一念本所從來二念定生何處三念先作何業得來生天便自思惟自見宿因更無餘善唯佛僧邊聽法作是念已五百天子即時來下在如來邊佛為說法悉得須陀洹波斯匿王遇到佛所常見五百鴈羅列佛前是日不見便問佛言此中諸鴈向何處去佛言欲見諸鴈者先鴈飛去他處為獵師所殺命終生天 雜寶藏經

昔有菩薩現為鸚鵡常處于樹風吹彼樹更相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高暉堂

切摩便有火出火漸熾盛遂焚一山鸚鵡思惟猶如飛鳥軀止于樹故當反復起報恩心何況于我長夜處之而不滅火即往詣海以其兩翅取大海水至彼火上而灑于火或以口灑東西馳奔時有善神感其勤苦尋為滅火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林林中有一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返疲乏不以為苦時天帝釋來問之言汝作何等答曰我救此林愍眾生故此林薩育處居日久清涼快樂我諸種類及諸宗

親皆悉依仰皆有身力云何不救天帝問言汝
乃精勤當至幾時雉言以死為期天帝言誰為
汝證即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願火即自
滅是時淨居天知雉弘誓即為滅火始終常茂
不為火燒 俞迦羅利經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
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言
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
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啣一木我等各啣一頭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圭 高暉堂

將汝著大水處啣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啣之
經過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斲龜去鴈斲龜去
龜即瞑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 法苑珠林
乾翠一名鸚鵡 萬畢術

鸚鵡摩其背而瘖鸚鵡翦其舌而語 禽經
廣南多鸚鵡食木葉榕實凡養之俗忌以手類
觸其背犯者即多病鸚而卒土人謂為鸚瘖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
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

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洒之天神言汝雖有志
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
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
滅火 張華感應類從志

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
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
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
白頭母恪曰鳥名鸚鵡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
求鸚鵡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江表傳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圭 高暉堂
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
寂無言華問其故荅曰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
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
公猶強之至庭為鸚所搏教其啄鸚脚僅而獲
免 異苑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
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為綠
朝雲 蘇蘭雜志
隋時柳歸舜泛舟巴陵風飄至一處有鸚鵡數

千相呼姓字有各武遊郎者有各阿蘇兒者有
名武德郎者有各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
有名鳳花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子者
幽怪錄

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須達長者信敬佛法為
僧檀越眾僧所須一切供給須達家內有二鸚
鵡一名律提二名賒律提稟性點慧解人言語
見比丘來先告家內令出迎送阿難後時到長
者家見鳥聰黠為說四諦苦集滅進門前有樹

願傳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 高暉堂

二鳥聞法飛向樹上歡喜誦持夜在樹宿野狸
所食緣此善根生四王天盡彼天壽生切利天

賢愚經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壘中有
向陽處眾鳥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
一鳥為王令眾畏難不作非法眾鳥議言善誰
應為王有一鳥言當推鷓鴣有一鳥言此事不
可何以故高脚長頸眾鳥脫犯豚我等腦眾咸
言爾復有一鳥言當推鷓鴣為王其色絕白眾鳥

所敬眾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曰項長且曲
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不可又復眾言正有
孔雀衣毛綵飾觀者悅目可應為王復言不可
所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儻時醜形
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土梟為王所以者何
晝則安靜夜則何守能護我等堪為王者眾咸
可爾有一鸚鵡在一處住而多智慧作是念言
眾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梟法夜寤
晝則多睡而諸眾鳥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復
廣傳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 高暉堂

眠睡甚為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
正欲不言眾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拔毛不越
正理便到眾鳥前舉翅恭敬白眾鳥言願聽我
說如前意見爾時眾鳥即說偈答點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耆汝年雖幼小智者宜時說爾時鸚
鵡聞眾鳥說即說偈言若從我意者不用土梟
王歡喜時觀面常令眾鳥怖况復瞋恚時其面
不可觀時眾鳥咸言實知所說即共集議此鸚
鵡鳥聰明點慧堪應為王便拜為王佛告諸比

五彼時土泉者今聞阨比五是鸚鵡鳥者今阿
知是僧祇律

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
取好果先奉父母嘗於爾時有一田主初種穀
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噉食時
鸚鵡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
母田主行穀見有蟲鳥捕音弱穀穗處蹙志憮惱
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爾時語田主言田主
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五九 高暉堂

田主問言取穀爲誰鸚鵡答言有盲父母願以
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
畜生尚爾孝養父母何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
鵡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
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
成佛法苑珠林

鞞提醯國王多足食號曰重興年幼爲王諸臣
見慢所有勅令多不奉行時有天神空中告曰
王不須憂於此國中有一都處名曰滿財城內

有人名曰圓滿當生一子號爲大藥立成之後
與王共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果奪得大藥
拜爲大臣廣談智叢共宣國化乃以女聘于大
藥爲女所講臨刑得釋遂以女還王請自訪言
行德義聰慧女人以充家室卽辭王去作婆羅
門像行麥田中見有少女名毗舍佉像容端正
歷試多智因尋路至妙花城卽以爲定大藥還
白鞞醯城中路裁書與一婆羅門令往妙花
城并付金錢四百與毘舍佉婆羅門至毘舍佉
書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一 高暉堂

處投所持書及金錢三百毘舍佉得書次領金
錢惟得三百遂覓足械械使者曰彼寄四百汝
偷百文使者念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百
錢依數還了大藥納毘舍佉爲妻重興王念大
藥得如是智慧之妻求婚半遮羅國王女妙藥
半遮羅國議卽許諾令重興王就彼廣設珍饌
所有飲食皆和毒藥時大藥有鸚鵡名曰具相
善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大藥復往半遮
羅國訪知彼王珍寶與女妙藥一處同居卽便

強入宮中將妙藥及諸珍寶總率其衆別路而歸策爲夫人半遮王今使賞書與女妙藥女察知是大藥鸚鵡令使報父父覆報女女籠鸚鵡寄父王見鸚鵡倍加瞋恚卽付屠者鸚鵡願依祖父死法麻纏其尾灌以膏油熱火令著任其自死屠者如言鸚鵡飛上虛空奮迅毛羽延王室燒盡無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還鞞提醢半遮羅王更如女書女卽如言復送鸚鵡王令燔毛羽煮以沸湯屠者去毛棄之簷外飛鴉下撮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高暉堂

取一神祠入神背後一小穴中因假神受其供養毛羽漸成搏霄復去至大藥所重興王報言大藥汝真有福所得眷屬皆悉聰明毘舍佉神智過人鸚鵡鳥世所難及佛言昔迦尸國王名爲惡受極作非法苦惱百姓殘賊無道四遠賈客珍奇勝物皆稅奪取不酬其直爾時有鸚鵡王在於林中聞行路人說王之惡卽自思念我雖是鳥尚知其非今當請彼爲說善道彼王若聞我語必作是言彼鳥之

王猶有善言奈何人王爲彼譏責倘能改修尋卽高飛至王園中迴翔下降在一樹上值王夫人入園遊觀于時鸚鵡鼓翼嚶鳴而語之言王今暴虐無道之甚殘害萬民毒及鳥獸含讖嗷嗷人畜憤結呼嗟之音周聞天下天人奇尅與王無異民之父母豈應如是夫人聞已曠恚熾盛此何小鳥罵我溢口遣人伺捕爾時鸚鵡不驚不畏入捕者手夫人得之卽用與王王語鸚鵡何以罵我鸚鵡答言說王非法乃欲相益不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高暉堂

敢罵王時王問言有何非法答言有七事非法能危王身問言何等爲七答言一者耽荒女色不敬真正二者嗜酒醉亂不恤國事三者貪著慕博不修禮敬四者遊獵殺生都無慈心五者好出惡言初不善語六者賦後謫罰倍加常則七者不以義理劫奪民財有此七事能危王身又有三事俱敗王國王復問言何謂三事答言一者親近邪佞諂惡之人二者不附賢勝不受善言三者好伐他國不養人民此三不除傾敗

之期非且則父夫為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
濟度萬民王當如秤親疎皆平王當如道不違
聖縱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清涼
王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
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為諸民燒除惡患
王者如水潤澤四方應如過去轉輪聖王乃以
十善道教化眾生王聞其言深自慙愧鸚鵡之
言至誠至款我為人王所行無道請遵其教奉
以師禮受修正行並上○以下鸚鵡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十四 高暉堂

寒皋斷舌使語寒皋一名鸚鵡也伯勞守金人不取伯

取取也○萬早術鵠鵠不過濟淮甫子豺渡汶而死

宜城太守殷祐有病韓友筮之七月晦日將有

大鸚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為善不

茲將成禍祐乃謹為其備至日果有大鸚垂尾

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

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

之世童謠有之曰鸚之鵠之公出辱之鸚鵠之

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鵠踈踈公在乾侯徵

寒與襦鸚鵠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

騎鸚鵠鸚鵠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鸚鵠來巢

其將及乎左傳劉琳居母憂任墓下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

起此山常有鸚鵠鳥瓊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

還家此鳥乃至南史以下鷹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地居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十四 高暉堂

千雀萬鳩與鸚為譬威勢不敵為鷹所擊焦贛

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鸚東方朔識之異

傳 隼鸚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詩義疏楚文王雅好田獵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傳

知文王乃厚賞獻者 孔氏志怪

魏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鷹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為凌霄閣始搆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搜小記

齊誌生于鷹巢之中

齊後主封鷹凌霄郡君

後主驕縱無度諸濫得富貴者將數萬人鷹犬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五 高暉堂

乃有儀伺之號鬪雞亦號開府 北齊書

大業四年九月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

餘人 北史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收獵善放鷹犬後

遇病見羣鳥千數皆無頭圍遶略牀叫鳴曰急

還我頭來略輒頭痛氣絕久蘇因請眾僧急為

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 法苑珠林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

望見一鷓在屋上飛去父子乃縱鳩鷓逐而殺

之公子暮而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鷓所

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鷓者無忌無所愛於是

旁國左右捕得鷓二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按

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鷓獨低頭

不敢仰視乃取殺之 列士傳

鶴一名負釜一名背竈一名皂君泥其巢一窟

謂之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食其雛若殺其子

則一村致災旱 毛詩義疏

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 禽經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四 三六 高暉堂

鶴雀羣繞旋飛謂之鶴井必有風雨 酉陽雜俎

鶴生三子一為鶴鳩生三子一為鷓 禽經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五

隴西董斯張纂

武陵華士疇訂

鳥獸二鳥下

蒼鳥者賢君修行孝慈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宋

三足鳥王者慈孝天地則至

白鳥王者宗廟肅敬則至

並上

天地之初有三百鳥主生衆鳥

三五曆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高暉堂

鳥性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能倒一鳥

舊

烏千歲而五色蟾蜍萬歲而丹額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

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雀生鳥於城之隅

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家國必祉王名必倍

帝辛喜雀之德不治國家凶暴無極外寇乃至

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

說苑○戰國策作宋

假王

文王見蒼鳥在王者孝悌則至 瑞應圖

赤鳥周武王時御穀至兵不血刃而殷服 宋書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鷓起烟而噪或

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

曰思煙臺種仁壽木木似柏而枝葉柔軟其花

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焉

卽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

設網羅呼曰仁鳥俗亦謂烏白臆者為慈鳥則

其類也 拾遺記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高暉堂

夫鳥何三足陽數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

其庭曾子鉏爪三足萃其冠 抱朴子

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鳥飛入室中光

輝照耀目不能正視驚覺生烏遂名之 琅環記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

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為

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

吳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

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主戊不悟遂舉兵

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于丹徒為越人所
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
黑鳥鬪于國中燕王且之謀反也又有一鳥一
鵲鬪于燕宮中池上鳥墮池死五行志以為楚
燕皆骨肉藩臣驕恣而謀不義俱有鳥鵲鬪死
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陰謀未
發獨王自殺于宮故一鳥而水色者死楚炆陽
舉兵軍師大敗于野故鳥眾而金色者死天道
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禪征劫殺厥妖鳥鵲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三一 高暉堂

鬪 搜神記

漢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鳥鳥
啞啞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射中之帝賜錢百萬今天下亭壁悉畫焉後漢書
漢章帝元和年代郡高柳鳥生子三足大如
鷄色赤頭有角長寸餘 搜神記

吳順字叔和捷為人性至孝母歿負土成墳有

赤鳥巢門甘露降戶 師覺授孝子傳

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於墓側躬自治墓不受

隣人助羣鳥啣土即成墳王詔孝子傳

文讓養母至孝母亡兄弟二人役力塋之日羣
鳥數千啣土壤助而成墳也 蕭廣濟孝子傳

譙郡有功曹嶠天統中濟南水府君出除譙郡
功曹清河崔恕弱冠有令德於人時春夏積旱
送別者千餘人至此嶠土眾渴甚水公有思水
之色恕獨見一青鳥於嶠中乍飛乍止怪而就
焉鳥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注
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惟來公與恕供飲而已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四 高暉堂

議者以為德感所致焉 酉陽雜俎

簡文帝咸安初有鳥巢殿屋使人占之曰西南
有女人師當能伏此怪時歷陽郡烏江寺有尼
苦行通靈時號聖屢帝即遣召問之對曰修德
可以禳災齋戒亦能轉禍帝乃建齋七日忽鳥
運糞而去帝因為聖屢起新林亭 晉有京寺記

海鹽南三里有烏夜村晉初準所居也一夕羣

鳥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穆帝立準文

為后之日 海鹽志

裴俠字嵩河東人年七歲猶不能言後于洛城見羣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措面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于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常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北史

司馬申短毛喜於後主使其廢錮申嘗晝寢於尚書省下有烏啄其口流血時論以為諧賢所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五

高暉堂

致陳書

昔有一極貧人善曉鳥語為賈客貨擔過水邊飯鳥鳴賈客怖貧人反笑到家賈客問言我在彼飯時聞鳥鳴我大怖而君反笑何耶答曰鳥問語我賈人身上有好白珠汝可殺之出珠我欲食其肉是故我笑耳曰汝何不殺也答曰我坐前世貧人財物故貧為質擔若復殺人取物後世受苦何時當已我今寧死不為此事法苑珠林昔有鳥名曰拘耆遊在叢林樹產孺諸子在於

樹上時有拘耆與一獼猴共為親厚時叢樹間有一毒蛇同行不在嚼拘耆子無復遺餘拘耆失子悲鳴啼呼不知所在熟自思惟知蛇所嚼獼猴歸見問之何為答曰蛇嚼我子了盡無餘獼猴曰我當報之時毒蛇行獼猴前繞之蛇怒纏獼猴獼猴捉得頭曳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而還拘耆踊躍畜生尚有報何況於人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一鼪頭尾自諍頭語尾曰我應為大尾語頭曰我應為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五 六 高暉堂能視有口能食行時在前故可為大汝無此術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我不去以身繞木三匝三日不已不得求食饑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我聽汝為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復語尾曰汝既為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經數步墮大深坑而死喻眾生無智強為人我終墮三塗又僧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羣鷄依榛林住有狸侵食唯餘一雌鳥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鳴鳥說偈言此兒非我有野父聚落母共合生

孔子非鳥復非鷄若欲學翁聲復是鷄所生若欲學母鳴其父復是鳥學鳥似鷄鳴學鷄似鳥聲鳥鷄若兼學是二俱不成此喻道俗雖持禁戒雜染不純相中似善口出惡言欲喚是善口復出惡欲喚非善相復出家

赤鷄鳥喻經

昔有鳥梟共相怨憎鳥待晝日知梟無見踰殺羣梟散食其肉梟便於夜知鳥眼闇復啄羣鳥開單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一智鳥語眾鳥言已為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七 高暉堂

勢不兩全宜作方便殄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爾終為所敗眾鳥各言當作何方得滅讐賊智鳥答言爾等眾鳥拔我毛羽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殄覆即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聞其聲已便言今爾何故破傷來至我所鳥語梟言眾鳥讐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梟憐愍遂便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鳥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草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鳥言何用是

為鳥即答言孔穴之中純是金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為爾默然不答而鳥於是即求守孔穴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暴雪寒風狂盛眾梟率爾來集孔中鳥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梟孔眾梟一時於孔焚滅

漢寶藏經

波羅奈國有一鳥王其鳥名曰蘇弗多羅

隋言善子

而依住彼波羅奈城與八萬鳥和合共住善子

鳥王有妻名曰蘇弗舍利

隋言善女

時彼鳥妻共彼

鳥王行欲懷妊時彼鳥妻忽作是念願我得淨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八 高暉堂

香潔欲現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鳥妻思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顛頓羸瘦戰掉不

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身體顛

頓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鳥妻報鳥王言善

哉聖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餚

餅如王食者時善子鳥語其妻言異哉賢者如

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遠不可得

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

鳥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

疑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烏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烏王作是語已憂愁悵快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爾時烏王羣衆之內乃有一鳥見善子烏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詰烏王所白烏王言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烏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烏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爲王覓是難得香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九 高暉堂

與彼善女烏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爾時彼烏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烏王時梵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異云何此烏數數恒來穢污我食復以喙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勅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鳥處生捕此鳥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啟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鳥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鳥言汝比何故數污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十一 高暉堂

我食復以喙爪傷我婦女爾時彼烏語梵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鳥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鳥言善哉善哉汝必爲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爾時彼烏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大王當知波羅奈有一鳥王恒依止八萬鳥衆所圍遶悉皆取彼王處分彼鳥王妻有所憶我向大王說其緣鳥妻所思香美饍如是大王所食者是故我今數數來抄

撥大王香美食今者為彼烏王故致被大王之
所繫善哉惟願六聖王慈悲憐愍放脫身我為
烏王彼妻故數來抄撥大王食我念從此一生
來未嘗經造如此事今為大王一勅已於後不
敢更復為時梵德王既聞彼烏如此語已心生
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
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烏也作是語已其梵
德王而說偈言若有如是大臣者彼應重答食
封祿須似如是猛健烏為主求食不惜命其梵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十一
高暉堂

德王說此偈已復告烏言善哉汝烏於今已去
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
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
法苑珠林。以下鵲

鵲巢知風之所起
鵲穴知水之高下
暉日知晷
陰諧知雨

淮南子

鵲夜傳枝月暈繞鸞皆主有赦

述異記

有鵲啣火於清溪之上鵲化成龍
常山張顛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鵲飛翔

下墜地民爭取化為一圓石顛摧破之得金
文曰忠孝侯印顛表上聞藏之秘府顛
時至太尉幽明錄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

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

車粟益部
舊

安德令劉長仁聞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頃更有

鳴鵲來閣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

殺夫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十一
高暉堂

同伍民來告知輅言長仁乃服

魏志

慧約靜漠自娛禪誦為樂天監十八年己亥四

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覺殿

皇儲已下爰至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錄

者凡四萬八千人嘗受戒時有一乾鵲登陛而

昇狀若餐受至訖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

二孔雀驅斥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頸聽法

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為

說法無何二鳥同化高僧傳。以下燕

外鳥燕也鷦鷯子規也擊穀布谷也廣雅

千歲燕其巢尸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掘取此

未服一頭五百歲抱朴子

山見白燕其君且得貴女京房易傳

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粉粉狹狹

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外人卒不能害

莊

少皞之時赤燕一雙飛集少皞之戶遺其丹書

田休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十三 高暉堂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卑之宮訪以至道後欲

以為司徒意而子欣然不覺化作玄鳥飛入雲

中故後人呼玄鳥為意而琅環記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

翔來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燕以為神

物於是以金為奩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

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檢瑞應

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

今之義相符焉拾遺記

魏景初元有燕生巨穀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為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搜神記

五雀六燕飛集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九章辨衡

侍中紀昌睦初生有白燕一雙出屋既表素質宜途亦通宣城記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漢桓帝時人聰敏博學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常行見羣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墳之果有致焉象感奇之高僧傳以下雀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十四 高暉堂

雀一名嘉賓鵲一名神女鷄一名燭夜古今注

白雀者里者爵祿均則至宋書

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見則無後通甲

儒家次藥有昆丘神雀漢武內傳

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年之雀入江為蛤千歲之龜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為美女千歲之虺

斷而復續千歲之鼠而能相卜 搜神記序

雀父警鷓鴣書言

黃帝將起有黃雀赤頭立白日旁帝占曰黃者

土精赤者火精雀者當崩余當立 春秋考異郵

季秋赤雀御丹書入鄭止於昌戶昌拜稽首受

尚書中候

景公探雀殼穀弱及之晏子聞之入見景公曰

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殼穀弱故反之晏子

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吾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五 高暉堂

君仁愛曾鳥獸之加焉而况於人乎此聖王之

道也 晏子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

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

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君子慎所從 新序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冶長貧而閉居無

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南山有虎駝羊

當急取之冶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一羊及亡

羊者跡之索得其角以為偷盜之審君繫之獄

孔子為之白於魯君不解未幾雀復鳴於獄舍

曰齊人侵疆當急禦之獄吏白於魯君弗信姑

如其言跡之齊師果至命冶長發兵奮敵獲勝

因釋之欲爵以大夫冶長不受蓋耻因禽獸以

得爵祿也後世遂廢其學

國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史有罪繫詔獄有萬頭

雀集棘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

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陳留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六 高暉堂

齊舊傳

漢武祠甘時有神雀千羣臣皆上壽東方朔獨

不賀帝曰朔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

或有巫者為國作害幸有巫蠱之事果應 嬰之明

漢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鷓生雀哺食至

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鷓生雄

雀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也 搜神記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冠羽有五采色帝召賈

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鷓鷩在岐宣帝

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 後漢書

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

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积棘利 年

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誠若

曰懷爵祿而尊者自還相害至滅亡也 搜神記

瑯琊董種為不其令赤雀乳廳前祭上民為作

歌頌 後漢書

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為封

爵之祥 異苑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七 高暉堂

成武丁邠人能達鳥鳴為郡主溥與眾人俱坐

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狂食之

眾人遣視信然 桂陽先賢讚

班超為西域都護獻大雀詔大家作頌 曹大家集

漢末有白雀之瑞周不疑已作頌曹公忽授紙

筆立令復作既成操大奇之 先賢傳

孫皓嘗聞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張尚對

曰大者有禿鷲小者有鷓鴣 吳書

王祥後母病欲黃雀炙乃有黃雀數枚飛入其

幙因以供母 孝子傳

晉元帝未登極有三雀共登 雄鷄背三人安

東府廳事占者云當三進爵為天子也 洞林

侯瑾字子瑜解鳥語常出門見曰雀與羣雀同

行慨然嘆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焉 錄實

沛國有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

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六 高暉堂

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

君可還內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

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

事入內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時富牀上有燕

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又

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燕雛亦出口承受

因取三蓄茨各與食之既而皆死母還不見子

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為

其子言語周出忽不見此道人 搜神記

宋程德度武昌人為衛軍臨川王行參軍時在

潯陽屋有鸞巢夜間屋裏忽然自明有一小兒

從窠而出長可丈餘潔淨分明至度床前曰君

却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儻然而滅度甚祕異

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過禪師釋道恭因

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

忽有殊香芬馥達于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滅

冥祥記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九 高暉堂

孫氏妻黃見一童子當前以叙擲之躍入雲中

夜聞戶外歌曰昔填夏家塚輦泥頭欲禿今寄

黃氏居非意傷我目尋覓巢中得一白燕左目

傷 續異記

高士馬樞目常黃能視聞中物有白燕一雙巢

其庭樹馴狎欄廡時上几案春來秋去幾二十

年 陳書

竇如同從河洲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族呼

之為鶉吾曰鶉出 竇數曾見之色竝黃黑無

駁雜也故陳思王鶉賦云揚玄黃之勁羽試檢

說文鴝雀似鶉而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疑頓

釋顏氏家訓

乃在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

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

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

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

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 法苑珠林

一鶴雀口中啣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十 高暉堂

會一處而共住止爾時諸鳥皆信其言而來聚

集時此鶴雀趣鳥飛後就他巢築啄卵而食 上

昔者菩薩為孔雀王從妻五百棄其舊匹欲娶

青雀為妻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為妻日

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

為藥寤已啟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

能得之者媵以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

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釜施

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射師以釜施塗

身踞坐而候孔雀取麩人應手獲之焉孔雀曰
子之勤身必爲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爲無盡之
寶子厚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觔金妻
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勉以送獻汝矣孔雀見王
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
以慈咒服之疾瘳矣若其無效受罪不晚王順
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煒曄宮人皆然
舉國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
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咒其水率土黎民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三五 高暉堂

有如僕使爲狂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
者之癡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
信夫人邪僞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
類矣損佛眞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藥姪亂或
度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恩還爲人
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婦婦之妖蠱
喻彼魑魅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夫尊之萬
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
天醫除一國疾詔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三五 高暉堂

衆疾可瘳若有疑妄願以杖捶吾足王曰許可
孔雀如之國人飲水竝皆行力聾聽盲視瘖語
覺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國人竝得無病兼無
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
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爾雀卽
翔飛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耶一
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
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
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

而王放之王始欲殺吾以肉療夫人疾斯謂王
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
方輒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 法苑珠林
昔者菩薩身爲雀王慈心濟衆由護身瘡有虎
食獸骨挂其齒困饑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日日
若茲雀口生瘡身爲瘦瘠骨出虎活雀飛登樹
詭佛經曰殺爲凶虐其惡莫大虎聞雀誠勅聲
勃然志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覩其不可
化還速飛去佛言雀王者是吾身虎者是調達

身雀王經○以下雉

西方曰鷩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鷩雉塹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鷩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攻也賈逵

左傳注

昔平公時有鳥從南方來赤質五色皆備集於庭叔向曰吾聞師曠言西方有鳥白質五色曰翬南方有鳥赤質五色曰雉今來為君瑞也瓊
魯昭公時雉啣環入雉之為言弟也喻昭公弟為季氏入之為君也○春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高暉堂

秋感精符

平原太守劉邠字令清取印囊及山鷄毛置器中使輅箠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污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姓以光休寵異苑

高平郝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盧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于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高暉堂

士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為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超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搜神記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諫曰此為小事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所以好之吳志
釋僧安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號多能齊文宣

時在王屋山衆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
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
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衆咸怪之安
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衆
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年雌雉應生此邇至一
家遙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
父母異之引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
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
安大笑爲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三五

高暉堂

然喜之爲講涅槃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
茫然不解高僧傳

薛安祖天熱舍樹下有鷲鳥逐雌雉急投之遂
觸樹而死安祖取至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
放去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
再拜安祖問之曰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異
朱文繡與羅子鍾爲友俱仕於梁繡既死鍾哭
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鷄山莖繡於其中北
九里有雉澗埋鍾於其內繡神靈變爲鷄鍾

覓化爲雉清鳴哀響暴狂不絕故詩曰鷄山別
飛響雉澗和清音異

勃海王高歡攻鄴時瑞物無歲不有今史焚連
理木煮白雉而食之三國典畧

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鷄王多將鷄衆
而隨從之鷄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鷄言汝等
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諸
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一貓子聞彼有鷄
便往趣之在於樹干徐行低視而語鷄言我爲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三五

高暉堂

汝婦汝爲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
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鷄說偈言貓子
黃眼愚小物觸事懷害欲噉食不見有畜如此
婦而得壽命安隱者稌實義經
尸鳩按爾雅卽布穀非戴勝也燕之東北朝鮮列
水之間謂之鷓鴣福丕自關而東謂之戴鶯東
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鶯也此亦語楚
謂之鷲鷲按爾雅說戴鶯下鷲鷲自別一或謂
之戴鶯鳥各方言似依此義又失也或謂
之戴鶯或謂之戴勝東齊吳揚之間謂之鶯自

關而西謂之服鷓或謂之鷓鷃燕之東北朝鮮
列水之間謂之鷓方言

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鷓音

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

或謂之布穀今江東呼為
催穀○並上

舜耕於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

食益以感恩乃作歌琴操

高帝之敗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

遂得脫即位後作鳩杖賜老人風俗通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高暉堂

皮延字叔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

鳩巢廬側會稽典錄

楊由見社中水鳩鬪知有兵賊象不赴酒食後漢

晉永康元年正月大會有鳩八御坐武帳中拂

司空張華之冠蕭方等三十國
春秋○以下鷓

晉王敦將圖不軌詢諸郭璞璞曰公若起事必

不久敦大怒曰我輩不父卿壽幾何璞曰我命

盡在今日午時死在緋衣人手敦曰我令青衣

人戮汝既戮之青衣人乃裴姓敦方恚時許旌
陽以酒盃擲于梁化為鷓

後魏崔光未嘗恚怒位司徒晝坐讀經鷓飛集

膝前入懷中緣臂上久之乃去

舍利弗雖復聰明然非一切智於佛智中譬如

嬰兒如阿婆檀那經中佛在祇洹任瞽時經行

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鷓鷃飛來佛邊

任佛經行過之影覆鷓上鷓身恐隱怖畏即除

不復作聲後舍利弗影到鷓便作聲戰怖如初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高暉堂

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無三毒以何因緣

佛影覆鷓鷃便無聲不復恐怖我影覆上鷓便

作聲戰慄如故佛言汝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

汝影覆時恐怖不除佛語舍利弗汝觀此鷓宿

世因緣幾世作鷓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

觀見此鷓從鷓中來乃至八萬大劫常作鷓身

過是已往不能復見舍利弗從三昧起白佛言

是鷓八萬大劫中常作鷓身過是已前不能復
知佛言汝若不能盡知過去世試觀未來世此

鷺何時當脫舍利弗即入三昧觀見乃至入萬
大劫亦未免鷺身過是已往不復能知不審此

鷺何時當脫智度論云

鷺水鳥也齊魯之間謂之春鋤詩義疏

朱戈不攪肉朱鷺不吞鯉禽經

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

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悶然載之後

成白鷺飛去杜惡之便病死搜神記

煬帝征遼回次于柳城郡之望海鎮步出觀翠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三九 高暉堂

有大鳥二素羽丹嘴狀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翔

雙下徘徊馴擾翔舞御營敕著作佐郎虞綽製

瑞鳥銘以進上命鐫於其所仍勅殿內丞閻毗

圖寫其狀大業拾遺

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鷺鷥

鷺音指鷺反 鷺音他奚反 大者謂之鶻鷺兩音

或云媼欲情欲受鷺身或云愚痴多故亦受鷺

身問此二鷺身為同為異答謂習吸生者是水

鳥鳧鼻之流習痴生者是陸鳥鸚鵡之類者或

晝見夜亦見由欲生故恒多連飛並泛鳥之類

者或夜見晝不見由寢生故恒多夜遊伺鼠鴟

亦二種習欲生者是老鴟則晝見夜不見習痴

生者是角鴟則夜見晝不見

化蒙縣祠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南越志如今野鳧棲

息松間故俗謂之松鳧

吳郡魚城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

頭中尚有石

張湯欲以鷺當鳧祀宗廟董仲舒曰鷺非鳧鳧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二九 高暉堂

非鷺愚以為不可春秋繁露

吳景帝有疾求覘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

殺鷺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凡以婦人屐履

服物著其上乃使覘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塚中

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卽信矣竟日盡夕無

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寔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

鷺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

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

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鷺死亦有鬼

子抱朴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鷺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晉書

義熙中羗王姚弋瑗洛陽溝取磚得一雙雄鷺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皇養之此溝 幽明錄

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鷺溝南燕世有漁人居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三十五 高暉堂

水側常聽鷺聲而眾鷺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鷺咽頸極長因羅得之項上銅鈴綴以銀

鐙有隱起元鼎元年字 酉陽雜俎

高祖圍廣固夜忽有鳥大如鷺蒼黑色飛入高祖帳中胡蕃起賀曰蒼黑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目攻城陷之 宋書

傅承為江夏守有一雙鷺失之二年忽引道得三十餘頭來向承家 異苑

淨影老母門慧遠初在鄉養一鷺恒隨遠聽經

及遠入京留在寺鷺晝夜鳴噪不止僧徒送入京至寺門放之自然知遠房入馴狎每聞講經入室伏聽若聞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至二旬而遠季

昔太玄中章安郡史惺有駁雄鷺善鳴惺女常養之鷺非女不食荀儉苦求得之鷺輒不食乃以還惺又數日晨起失女及鷺隣家聞鷺向西追至一水唯見女衣及鷺毛在水邊今名此水為鷺女溪 廣古今五行記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三十五 高暉堂

一比丘乞食至珠師門為王穿大牟尼珠師放珠入取食以施有鷺見珠映比丘衣作赤色其狀似肉即吞之珠師出覓珠不得驚駭比丘得我珠即比丘恐彼殺鷺取珠不敢以告被加以絞縛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是時彼鷺來趣食血珠師嗔憤打鷺即死比丘見鷺既死涕泣不樂珠師問故此丘具說上因珠師即剖鷺得珠乃號哭懺悔 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

淨影老以門慧意初在鄒養一鷺恒隨遠聽經

佛言乃王過去時曾造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

住時有鶴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鷺而說偈

施小巧遜乃正色曰君侯宜覽經典用此何為慮即便毀撤之南史

言舉脚而徐步音聲極柔輒欺詐於世間誰不知諂讒鶴雀語言何為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

晉周昉少時與商人浙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昉性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晏然晨起廟中有白頭老翁昉遂擒之

驚答言我知汝諂讒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鷺者即我身是也爾時鶴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

化爲雄鳥昉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述異記

○稜寶藏經以下鳥水戰之鳥何必白纓盈俎之鷄何必長鳴蔡氏化清

智曠年將不惑始蒙剃落進戒以後頭陀蛇弭床側每夕山隅四燈同照土俗雲赴奄成華寺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高暉堂

西門外鳥城者吳王築此城以養鳥吳地記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五高暉堂有一宰鳥而爲齋者鳥神夜告便曰何有殺牲

相邀爲汝南郡人齋四鳥鳥作禮大兒夢四鳥

而充淨俱自爾便神僧傳元嘉中章安有人斃鳥肉乃成瘕病胸滿而赤

衣人請命覺忽見鳥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

不得飲食醫令服秫米瀝瀨吏煩悶吐一鳥雛

夢四人來謝而去夢傳

與

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鬪鳥水池上苦獺齧

僧羣年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鳥當梁頭羣將

鳥時下米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

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圓歸遂絕水數日而

狸不他食當飯以鳥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真似

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鳥翅驗此以

此也趙后外傳樊嬀對飛燕語

爲報也神僧傳以下鷄

陸遜字伯言時建昌侯處於堂前作鬪鳥欄頗

爲報也神僧傳以下鷄

鷄陳楚宋魏之間謂之鷄馱避祇音桂林之中謂

之割鷄或曰鷄北燕朝鮮刻水之間謂伏鷄

曰抱房與反江東爵子及鷄雛皆謂之鷄格連反開

西曰鷄首類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濕方言

陽溝巨鷄古之名鷄爾雅注

鷄屬辟雌雞也杜艾季蜀廣雅

鄙諺有之黃鷄生卵烏鷄伏之但知其為烏鷄

之子不知其為黃鷄之兒小可以喻大晉袁喬妻于氏

上表論養子議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高暉堂

失晨之鷄思補更鳴三國志

賢者居明夷之世為時所傷或眾邪在位厥妖

鷄生角京易傳

羊溝之鷄三歲為林相者視之則非良鷄也然

而時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也注羊溝關鷄處林魅帥也鷄畏

狸膏莊子

鷄人鷄屬木故列職于春官掌共鷄牲辨其物大祭祀夜

嘽旦以詔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

亦如之凡國事為期所作謂之事期則告之時

告其凡祭祀面禳禳面四面也禳以却祀灾釁以厭妖怪共其鷄

牲周禮

扶桑山有玉鷄玉鷄鳴則金鷄鳴全鷄鳴則石

鷄鳴石鷄鳴則天下之鷄悉鳴而潮水應之矣

神異經

龍鄉有伺晨鷄獻之考驗而與漏合文選注

狼言之鷄特稟異聲狼首地名○天中記

高興縣多容鷄其形似鷄而五采至則年穰越南志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高暉堂

移風縣有潮鷄鳴長且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

一名林鷄輿地志

婁門外鷄波墟故吳王所畜鷄使李保養之去

縣二十里越絕書

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露鷄南越志曰鷄冠

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也

陳君山上有石鷄與山鷄各別趙高使火燒山

山鷄飛去石鷄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

云是玉鷄

陳倉城上有神鷄人取不得雄者王雌者霸稱
公得雌故霸辛氏三卷記

漢昭靈后名舍始造浴池有玉鷄卵赤珠出刻
曰玉英吞此者王舍始吞之生高祖

祝鷄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
鷄有千餘頭皆立名宇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
引呼名即隨呼而至賣鷄及子得千餘萬輒置

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鷄孔雀數百
常止其傍云列仙傳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三老 高暉堂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幹中雌鷄化為雄

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年丞

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至承

光中有獻雄鷄生角者五行志以為王氏之應

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眾

在位厥妖鷄生角又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鷄

雄鳴主不榮搜神記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鷄莫作雄父啼

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飄樓尋而王恭起兵誅王

國寶旋為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飄樓也晉書

殷浩以江道為長史及丁令反殷浩令道代之

乃取數百馬以長繩連之脚皆繫火一時驅放

羣鷄駭散飛過墜集賊營皆燃因其驚亂縱兵

擊之晉中興書

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雌雞飛於人邊

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驅之去輒來刺史張

義免其坐西河記

支遁常與其師辨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殺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三十八 高暉堂

之與諸蛤動不得同罰師尋亡忽見形來至道

前手執雞卵投地破之見有雞雛出殼而行遁

即惟悟悔其本言俄而師及雞雛並滅不見真祥

竺法慧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

殃尋至俄而貽為人所擲脚遂永疾

卡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遙從口入良

久乃冲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啄如故伯玉尋病

損異苑

崔光字長仁正始元年夏有興事史元顯獻四

足四翼鷄詔趙邕以問光光對曰翅足衆多羣

下相扇動之象雖而未大脚羽差小其勢尚微

易制御也帝大悅後數日茹皓等竝以罪伏去

於是禮光逾重後魏書

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

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將軍下雉公王鳳西中郎

將白門侯扁鵲容爾凌鷄山子維君天姿英茂

乘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音聲令以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无 高暉堂

君爲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

會稽封君爲會稽公以前浚鷄山子爲湯沐邑

君其祗承予命使西游之水如帶浚鷄之山如

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浚山侍郎丁鴻舍人烏

亭男梁鴻郎中蘇鵠死罪伏惟君德著朝野勳

加鷄鷲故天王鳳皇持錫位封令鳳鵠等在楡

外願時拜受不勝厭豫之愜謹詣楡下以聞中

淑排譜記 魏文帝遣使求長鳴短鳴鷄羣以非禮欲不

與孫權勅付之吳錄

扶南王范尋以鐵爲鬮鷄假距與諸將賭戲時

傳外國

雩都縣江邊有石室常有神鷄色如金出穴奮

翼長鳴見人輒飛入穴因號爲金鷄穴述異記

鷄鳥

鶴鳴江東呼爲鉤鶴卽怪鷄是也一名用鷄一

名訓狐爾雅注

自開而西謂梟爲流離注疏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四 高暉堂

卿蛆甘帶鷄梟者鼠莊子

胡桃之券令鷄夜鳴甌瓦之契投梟自止張華

類從志

太山之鳴喙腐鼠於窮澤非有害於人也今有

司盜主財而食之焉得若太山之鳴乎鹽鐵論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

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

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說苑

子產治鄭蒺藜不生鷄鷄不至梁冀別傳

道西有道昇君碑是魯相陳君立昔曾參居此

梟不入郭 水經注

季仲甫夜卧牀上或為鴟鳥後至昏縣巨山山

上有羅鷹者羅得鴟視之仲甫也 列仙傳

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代麻狄引師出振武夜有

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

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果大破之 異苑

梁武大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不通問簡文作

紙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望 高暉堂

祇為所至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

墮皆化為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 獨異志

李元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

彈之十中七八常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

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九

奉至尊威靈一九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

其言而落之 北史

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鸞鶻之膏則瑩石得

鵲髓則化銀得雉蓋則枯翡翠粉金蟹敗漆人

氣破犀

輿黃自關而東謂之鴝鵒 又名商鹿 自關而西謂之

鴝黃 其色碧黑而黃因名之 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 方

○毛詩義疏云齊人謂之搏香

桑飛 即鴝鵒也 自關而東謂之王雀或謂之過

羸或謂之女鴝 今亦名為巧 自關而東謂之

鴝鵒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懷爵 言機

鴝鵒 鳥似鴝五色冬無毛赤 周魏齊宋楚之間

謂之定甲或謂之獨春 好自 自關而東謂之坡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望 高暉堂

曰 言其辛苦有 謂之倒懸 好自縣 或謂之鳴鳴

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鴝鵒

鴝 音其 其鴝鵒謂之鴝鵒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

之鴝鵒其大者謂之鴝鵒 音其 其小者謂之鴝鵒

或謂之鴝鵒 音葵 或謂之鴝鵒 音葵 或謂之鴝鵒梁

宋之間謂之鴝鵒 並上

鴝鵒謂之連錢 毛詩

鴝鵒一名內史一名花豕 採蘭

鴝鵒一名墮弄形似鵲人射之則啣矢反射人

思類鳥名也

顧渚山有報春鳥春至則鳴秋分亦鳴似鴉鳩之類也 述異記

鴉鳩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

杜鵑相推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常有入山行見

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聽其聲者主 別離

扶老禿秋也狀如鶴而大夫者頭高八尺蓋與人鬪好啖蛇

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 春秋保乾曜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聖 高暉堂

啄木本雷公採藥吏化為此鳥 古今異傳

鸚鵡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為酒器 益都記

鴝鵒一名割葦青斑長尾江東呼為蘆虎似雀

雅 雪姑冬月羣飛鳴則必雪 會稽縣志

四足之美有鹿二足之美有鶴 詩正義

海扇見乎上已鵝鳴羸于孟冬

鴉鳥一名雲白抱朴子云渴者恣口於雲白之

酒饑人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

鴉一名曇鳥亦曰同力 寰宇記

驅虎鴻豺以食之也鴈奴虎僕以其為役也

鬼車名姑獲 荆楚歲時記

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

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至吉甫後悟逆

傷伯奇出遊於田見異鳥鳴於桑其聲激然吉

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折翼其聲尤切吉

甫曰果吾子也乃顧曰伯奇勞乎是吾子棲吾

輿非吾子飛弗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棲其蓋歸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聖 高暉堂

入門集於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

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 陳思王惡鳥論

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為鼠欲捕鼠時則

飛空為鳥而實無有大鳥之用其身臭穢但樂

暗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布

薩自恣亦不入土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

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 法苑珠林

孔子與子夏渡江見鳥而異之人莫能名孔子曰鴝鵒聞河上人歌云鴝兮鴝兮逆毛衰今一

身九尾長今 韓詩

孔子遊于隅山見梓樹上有孤鵝乃承而歌之

琴操

正始元年戴鴛之鳥巢張珩門陰珩告門人曰

夫戴鴛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咏

作詩二篇旬日而卒 魏志

晉永嘉五年有鴛鳥集于始安縣南其望之鵞

破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以鍬銀其長六尺

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也 圖經

咸和二年正月饗萬國有五鷗集于太極殿前

晉起居注

弘公患瘡經年後猶至田舍瘡發有數小兒持

公手脚公見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小兒化成黃

鷄餘者皆走仍縛以還家懸着牕上明當殺之

至比曉失鷄瘡遂斷於時有瘡者便呼弘公便

斷錄 吳傳

桓道濟鎮潯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

關噓欲涕零時人歌曰生人非死別荼毒當奈

何濟時發舟所養孔雀來啣其衣以十三年伏

誅 異苑

正光二年八月獲禿鷲鳥於宮內詔示崔光光

表曰此卽詩所謂有鷲在梁解云禿鷲也 性

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

鵝鳴集於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

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

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吳 高暉堂

珩惡鷲賈誼忌鵬鵝鵝集而去前王猶為至

誠况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

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 北史

陳後主時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帝

奈何帝又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畫地成文

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

當水開解者以為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衆盛

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

其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也 陳書

隋宦者劉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隻以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鷗字三品鳥宜封

碧海舍人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博通經論偏以禪思為業以元嘉之初來遊宋境達多常在山中坐禪日時將邁念欲受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昔獼猴奉密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為不可於是受進食之梁高僧傳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緯為銘其辭曰維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吳高暉堂

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人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寔仙都也旌門外設欵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沙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宵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於淮雨林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壁日曬光

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千洲澄鏡少選之間儵焉

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翮距鸞翔鳳跼起鴻騫或蹶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鳩豈可同年而語哉編銘基華嶽事乘靈異紀述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況盛德成功若斯懿鏢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鏤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吳高暉堂

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可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濱駐驂巖陟宵想遐凝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嶽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

隋書

宋昭公夢為鳥味加於南門尾加於北門曰予
夢必立

郢城有華山山上有井有鳥巢其中金象黑色
而團翅此鳥見則大水 異苑

張衡嘗作水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里
文士傳

梁武帝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眾中割肉
以飼鐵鳥血流遍體而顏色不變

晉李奚子東平太守李忠祖母本一山姬每遇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吳元高暉堂

大雪鳥無安枝往往飛集其家遂留不去姬濟

以穀且不敢驚上帝謂有仁心賜令度亡後得

道居華陽洞宮 真誥

昔有大樹仙者居苑伽河 即恒河也側棲神入定積

年之久形如稿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 果樹名

於其肩上暑往寒來乘蔭合拱一夕忽從定起

欲去其樹又恐鳥驚於是安忍方便移之移訖

乃起天莫其德賜號大樹仙

昔佛在世時有一比丘林中誦經音聲雅好時

有一鳥聞法敬愛在樹而聽時為獵師所射命
終緣此善根生忉利天 賢思經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五 吳元高暉堂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吳元高暉堂

廣博物志志之四十六

隴西董斯張秦

高陽韓澗訂

鳥獸

冥氏掌設弧張為井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周禮

獸人其職共膳蓋故屬於此

掌呂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

狼膏溫故冬獻之

夏獻麋

麋膏涼故夏獻之

春秋獻獸物春秋冬

皆獻之

時田則守呂○及燹田令禽注于虞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高暉堂

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

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

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

宄氏如鹿氏掌攻螫獸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

皮革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

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

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

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據功過進退其

軒轅始醫獸少昊始闢滌六畜物原

麟王者嘉祥也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瑞應

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割胎不剖卵

則出於郊春秋感

歸駘狼蹄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鍾呂步行中規

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後處廣雅

麒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高暉堂

鳴曰養綏宋書

麟之青曰豨孤赤曰炎駒白曰索冥黑曰角端

黃曰麒麟

歲星散為麟玉衡散為龜瑤光散為象鹿斗星

散為犬彘樞精為虎地精為馬玄覽

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曰麟如麟也

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曰麟如麟

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麋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

霍然解

而副之以發其惡然後棄之養之食之凡獸之

霍然解

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

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繡鳳毛錦以錦為帷幙也

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

洞冥記

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至敬王之末魯人

王方平常乘一黃麟降蔡經家擘脯而食云是

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

麟脯列仙傳

有焉夫子知命之符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

王濬平吳被謗上表曰夫猛獸嘗塗麒麟恐懼

拾遺記

晉書○以下師子

孔子夜夢豐沛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

如嬌欲盛故生於鵠雀鴛鴦之中曠志盛故生

之駟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

於蛭蝮螻螿中愚癡盛故生於猪羊蚌蛤中橋

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兒

慢盛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獼猴中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三十一 高暉堂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四十一 高暉堂

曰吾姓為赤松字時僑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

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

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獸如麕羊頭上有角其

在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心為主然其

末有肉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

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獼猴即生猴

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

中若言貪悞如烏語如狗吠駮如猪羊聲如驢

其言赤劉當起孔子精而讀之 孝經援神異

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惡如逸牛姪如烏雀怯

孔子謂子夏曰得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

如猫狸詔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 法苑珠林

孔聖沒周室亡子夏往觀逢一邱云門有血飛

師子五色而食虎於巨山之岫一噬則百人俯

為赤鳥化而為書云 春秋說題辭

春秋說題辭

惟畏鈞戟 東晉發蒙記

未多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為布以文石為牀人

春秋說題辭

法顯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逼

未多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為布以文石為牀人

法顯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逼

瞑過之顯欲詰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豈可使積年之誠旣至而廢耶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至山日將暉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超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屑挫尾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爰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使退矣師子良久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五 高暉堂

乃去 神僧傳 沙門邵碩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化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分身也 梁高僧傳

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巨室彌湯生青蓮花沙彌驚恐大呼往見師子豁無所見 神僧傳 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兩惡獸為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搏虎晝夜伺捕衆鹿時有

一野牛逐彼二獸後食其殘肉以自全命時彼野牛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鬪亂彼二獸令不復相隨時野牛即往善牙師子所如是語善牙善搏虎有如是語言我生處勝極姓勝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逐我後食我殘肉以自全命即說偈曰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善牙不能善善搏如是說善牙問野牛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爾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六 高暉堂

時野牛竊語善牙已便往善搏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而我今日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故我當食好肉善搏虎食我殘肉而自活命爾時即說偈言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善搏不能善善牙如是說善搏問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作是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爾時善牙師子向善搏虎而說偈曰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善

牙不如我善搏該是耶彼目念言必是野牛鬪
亂我等善搏虎說偈答善牙師子言善搏不說
是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善牙不能善若受
無利言信他彼此語親厚自破壞便成於怨家
若以知真實當滅除瞋惱今可至誠說令身得
利益今當善降伏除滅惡知識可殺此野牛鬪
亂我等者即打野牛殺爾時佛告諸比丘此二
獸為彼所破共集一處相見不悅况復於人為
人所破心能不惱四分律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七三高暉堂

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提毗總領八萬四千
小國時世無佛有辟支佛在山林中福度衆生
禽獸亦附時有師子名曰堅誓軀體金色食果
噉草不害羣生有一獵師剝除鬚髮身著袈裟
內佩弓箭行見獅子而心念言可殺取皮以用
上王足得脫貧值師子睡獵師便以毒箭射傷
獅子驚覺即往欲害見著袈裟便自念言著袈
裟人不久在世必得解脫所以然者見此袈裟
乃是三世聖人標相我若害之則起惡心向三

世諸賢聖人念已息害毒箭人體命在不久即
說偈言耶羅羅婆奢沙訶說此語時天地大
動無雲而雨諸天觀見雨華供養死已剝皮持
以奉王求索賞募王見念言經書有云若有禽
獸金色身者必是菩薩我今云何與物賞之若
與賞者同彼無異王即問言師子死時有何瑞
應獵師答言口說八字兩華動地無雲而雨王
聞語已悲喜交集即召諸臣令解是義無能解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八三高暉堂

即請來為王解說耶羅羅者謂剃頭著袈裟者
當於生死疾得解脫婆奢沙者謂剃頭著染衣
者皆是三世賢聖之相近於涅槃沙訶者謂剃
頭著染衣者當為一切諸天世人所見敬仰仙
人解竟王大歡喜即召四萬八千小王悉集共
作七寶高車載師子皮燒香散華盡心供養打
金作棺盛師子皮以用起塔爾時人民因是善
心命終之後悉得生天賢愚經
佛告波斯匿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

提有一大國名波羅奈於時國王各波羅摩達

王將四種兵入山獵戲王到澤上馳逐禽獸單

隻一乘獨到深林王時疲極下馬小休爾時林

中有持師子懷欲心盛行求其偶不能得值於

林間見王獨坐媠意轉盛思欲從王近到其邊

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獸力能

殺我若不從意儻見危害王以怖故即從師子

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羣從已復來到王與

人衆即還宮城爾時師子從是懷胎十月滿足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九三高暉堂

便生一子形盡似人唯足斑斕師子憶識知是

王有便銜擔來著於王前王亦思憶知是已見

即收取養以足斑斕字為斑足上○以下象

王者自養有道則白象至負不死藥來瑞應圖

神靈滋液百寶為用則白象至

梁翊法師曰象一名伽那北戶錄

象曰大容天中記

漢制天子以象牙為火籠西京雜記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

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韓非子

無竭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

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

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無竭歸命如初尋有

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神僧傳

曇無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

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

者懺哭而莖之王怒欲誅懺懺曰王以法故殺

之我以親而莖之竝莫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十一五高暉堂

為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

之上

始興郡陽山縣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

遙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

者即起相與躅陸狀若歡喜前復載人就一污

濕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本處彼境田稼

常為象所困其象俗呼為大容因語云我田稼
在此恒為大容所犯若念我者勿復見侵便見
躅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家業田絕無其患共苑

昔日有人行在曠路逢大惡象爲象所逐狂懼
走突無所依怙見一丘井卽尋樹根入井中藏
上有黑白二鼠牙齧樹根此井四邊有四毒蛇
欲螫其入而此井下有三大毒龍傍畏四蛇下
畏毒龍所攀之樹其根動搖樹上有蜜五滴墮
其口中于時動樹敲壞蜂窠衆蜂散飛咬螫其
人有野火起又復來燒大王當知彼人苦惱不
可稱計而彼人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其所味者
如牛跡水其所苦患猶如大海味如芥子苦如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十一 高暉堂

須彌味如螢火苦如日月如藕根孔比於太虛
亦如蚊子比金翅鳥其味苦惱多少如是尊者
言大王曠野者喻於生死彼男子者喻於凡夫
象喻於無常丘井喻於人身樹根喻於人命白
黑鼠者喻於晝夜齧樹根者喻念念滅四毒蛇
者喻於四大蜜者喻於五欲衆蜂喻惡覺觀野
火燒者一其老邁下有三毒龍者喻其死亡墮
三惡道 法苑珠林

爾時摩竭國中有一長者生一男兒相貌只是

甚可愛敬其生之日藏中自然出一金象父母
歡喜因瑞立號名曰象護兒漸長大象亦隨大
旣能行步象亦行步出入進止常不相離若意
不用便住在內象大小便唯出好金由是因緣
庫藏寶滿象護長大恒騎東西遲疾隨意甚適
人情阿闍世王聞知索看象護父子乘象在門
王聽乘象入內于象拜王王大歡喜命坐賜食
麤畧談論須臾之間辭王欲去王告象護留象
在此莫將出耶象護感然奉教留之空步出官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十二 高暉堂

未久之間象沒於地踊在門外象護還得乘之
象護慮王見害投佛出家得羅漢道 賢思經
華氏國王有一白象能滅怨敵若人犯罪令象
蹋殺後時象旣爲火所燒移象近寺象聞比丘
誦法句經偈云爲善生天爲惡入淵象聞法已
心便柔和起慈悲心後付罪人但以鼻嗅舌舐
而去都不肯殺王見斯已心大惶怖卽召諸臣
共謀此事智臣白王此象近寺必聞妙法是故
爾耳今可移近屠肆處繫王用其言象見屠殺

惡心猛熾殘害更增是以當知一切衆生志性無定畜生尚爾聞法生慈見殺增害豈況於人而不染習是故智者宜應覺知見惡須棄觀善宜近勤聽經法

昔者菩薩身為象王其心弘遠照知有佛法僧常三百歸每以普慈拯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適妻適妻得華欣擇曰冰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十三 高暉堂

重毒鳩殺汝矣結氣而殞竟靈感化為四姓女顏華絕人智意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盛衰王聞若茲娉為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我夢觀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為佩凡王不致之我即死矣王曰無妖言人聞見笑爾夫人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也一臣曰王不夢也一臣曰臣嘗有之所在彌遠一臣曰若能致之釋今詳於

茲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南方師曰臣父嘗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聞云斯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二千里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道邊作坑除汝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藏取其牙將二寸來象師如命行之象處先射象却著法衣服持鉢於坑中止任象王見沙門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誠吾軀命答曰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今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大山餓鬼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十四 高暉堂

畜生道中夫懷忍行慈惡來善存菩薩之上行也人即截牙象曰道士汝當却行無令羣象尋足跡也象適人去遠甚痛難忍躡地大呼奄然而死即生天上羣象四來咸曰何人殺吾于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屍悲痛哀號師以牙還王觀象牙心即慟怖夫人以牙著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椎之吐血死人地獄佛告諸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婦者裘夷是獵師者調達是夫人者好首是 六度集經

當有之所在彌遠一臣曰若能致之釋今詳於

是夫人者好自

佛言過去久遠有一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
比提醯國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
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
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
一白香象王聞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
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集軍往彼取象象思惟
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爾
時眾人便自將香象向王邊王大歡喜為作好
屋具被蹋蹬敷著其下與諸妓女彈琴鼓瑟以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五 高暉堂
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
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
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
老眼盲無與水草父母不食我云何食復白王
言我欲去者王諸軍眾無能遮我但以父母盲
老順王來耳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
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為人
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賊
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即宜令一切國內

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即放象還養父母
隨壽長短父母喪亡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
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語王言莫與鬪諍
凡鬪諍法多所傷害王言彼欺陵我象言聽我
使往令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
不還答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即於是往彼
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出往迎
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即在我國象白言不得即
在我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十六 高暉堂
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乎即說
偈言得勝增長怨負則益憂苦不諍勝負者其
樂最第一爾時此象說斯偈已即還迦尸國從
是以後二國和好爾時迦尸國王者今波斯匿
王是比提醯王者今阿闍世王是爾時白象者
今我身是也 雜寶藏經
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俱為沙門兄持戒坐禪
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
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衣常不充食常不飽

弟生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五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麤食劣得濟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卽識宿命見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卽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沙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七

高暉堂

門答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卽放沙門

警喻經

太子至年十歲與兄弟擗力將欲出城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在諸人皆不敢前提婆達多以手搏頭卽便躡地難陀以足指挑擗著路傍太子以手執象擗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甦時諸人民歎未曾有

因果論

時有敵國怨家聞太子好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卽會諸臣及衆道士共集議曰葉波國

王有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多力健鬪每與諸國共相攻伐此象常勝誰能往乞者諸臣或言無能往者中有婆羅門人卽白王言我能往乞當給我糧王卽給之王便語言能得象者我重賞邀士八人卽詣葉波國至太子宮門悉皆拄杖俱翹一腳住自說言故從遠來欲有所乞太子聞之甚大歡喜便出迎之前爲作禮如子見父因想慰勞問何所求道士答言我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欲從太子乞行蓮華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十八

高暉堂

上白象太子卽將至廐中令取一象道士等八人言我正欲得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太子言此大象是我父王之所愛重王視如我若與卿者我卽失父王意或遂我出國太子卽日思惟我前有要在所布施不逆人意今不與者違我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從得成無上平等卽勅左右被象金鞍疾牽求出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右手牽象以授與之八人得象卽咒願太子累騎白象歡喜而去

法苑珠林

昔有一人從師學道俱到他國路見象跡一人

言此是母象懷雌子象一日盲象上有一婦人

懷女兒一人言汝何以知之答曰以意思知汝

若不信則到見之二人俱及象所悉如所言一

人自念我與汝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而汝獨知

後遂自師師為重開乃呼一人問曰何因知此

答曰是師常所教導者我見象小使地知是雌

象見其右足踐地深知懷雌也見道邊右面草

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見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九 高暉堂

右足踏地深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師

曰夫學當以意思穩審乃達也。法苑珠林

却塵犀海獸也然其角辟塵致之於塵塵埃不

入。述異記

犀行過叢林不通便開口露齒前向直指棘林

自開。林邑國記

犀角駭狐。淮南萬畢術

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唯棘刺體兼五肉或有

神異表露以角含精吐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

禽獸莫觸。南海異物志

犀角之好者稱雞昧白。廣志

江水為害蜀守李水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

一枚在市橋下二枚在水中以壓水精因曰石

犀里。蜀王本記。以于稱犀

解馬廣韻作獬豸

解馬即解馬也

解馬名神羊竈奇名神狗。蛇委餘編

解馬食棟。風俗通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辛 高暉堂

解馬似山牛一角神人以馬遺黃帝帝曰何食

何處曰食薦春夏處水澤秋冬處松栢。說文

堯時有解馬紺其毛為帝帳。田俵子

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

道。淮南子

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啟而冬閉是

穴冬啟乃必有兵。山海經

能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則合穴

自死又有窟大樹孔口東土呼能為子路以物

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記

陸居曰熊水居日能上

赤熊倭人遠姦猶息則人國宋書

熊獸似豕山居冬蟄說文

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亞之而有病使問子產

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

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形善頤其狀如

熊常為祟見之堂上天下之主死見堂下則那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主 高暉堂

人駭見門則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

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璞語

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

見根生尋覓見秀躡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

熊問其何故荅曰天譴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慟

而歸逾年伐山人見形盡為熊矣異苑

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道時值大雨日暮饑寒

惡蟲毒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

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暖可於

中宿時連雨七日當以其果美水供給此人七

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

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見我人荅言爾此

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衆獸不荅

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

人黨以人類相觀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

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

示熊處所獵者殺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

取肉二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荅曰是熊脅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主 高暉堂

我如父視子今我負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

敢食肉持施衆僧上座是羅漢語諸下座此是

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

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

法苑珠林 以下虎

大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

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

以夏是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

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論衡

虎有子不能搏攫者殺之為其墮武也 淮西子

虎行以爪圻地下食觀音偶而行今人畫地下

者曰虎下

鷓食獨獨食駸駸食豺豺食駸駸食虎他

如玄龜食晡飛鼠斷後狼虱喫鶴青謂食虎皆

以小制大所謂禽之制其氣也

虎交而月暈 襟祖

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

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夫者兎也稱東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三五 高暉堂

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兩師者

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已日

稱寡人者社中虵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

公者馬也未日稱王人者羊也稱吏者驥也申

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

者鷄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

稱城陽公仲者狐也亥日稱人君者猪也子日

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

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為害也 抱朴子

四方煩擾小民失恩虎銜魚 手選編

虎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

謂之李耳 虎食物僅耳即 或謂之於晚 於音鳥

止以謂其語交 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 各日伯都

虎音狗窠 方音

寅獸曰齒亦能見機亦云寅客 真誥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角

生 述異記

堯為天子季秋王旬夢白虎遺吾馬喙子其母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三五 高暉堂

曰扶始升高丘賭白虎上有雲感已生臯陶索

扶始問之如堯言明於刑法故立臯陶為大理

元命

天命湯白虎戲朝其終白虎在野 春秋范

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

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

柙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 穆天子傳

周王欲殺王子宜咎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咎

叱之虎弭耳而服 瓊語

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羊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述異記

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土殺

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土殺

虎如何子曰捉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

捉虎腰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

出尾棄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

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五十五 高暉堂

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

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又問下士殺

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

之於是志服 股芸小說

齊景公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問晏子曰此不

祥耶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

也山是虎室澤是蛇窟何不祥乎 說苑

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 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

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淮南子

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觀之賁洪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

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

此者則必死矣 韓子

漢景帝好遊獵見虎不能得之乃爲珎饌祭所

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即我

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在祭

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復爲虎 獨異志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五十六 高暉堂

廬中即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虎

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安成

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火連命

塞陷穽移文嶽神虎不爲害 汝南先賢傳

王業字子香爲荊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支江有

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

然不見共立碑文號曰支江白虎也 陳留耆舊傳

葛仙翁憑白桐几學道數年白日登仙九化爲

白虎三脚兩頭往往人見之會稽典錄

道士王暉者魏時人白羊公之弟子也居華嶽

洞真觀常種黃精於溪側虎為之耕豹為之耘

出入亦乘虎豹具薦轡行鞭策如人乘馬無異

餌黃精蒼木積有歲時其後以道術傳王法冲

乃尸解而去真仙通鑑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

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

形王室亂之妖也其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三五 高暉堂

見於河間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

當有兵革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

作為亂階披神記

江澤之域有貓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能化為

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曾作檻捕虎檻發

明日眾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

中坐因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忽被

縣召夜避雨遂誤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見召不

當有文書耶即出懷中召文書於是即出之尋

視乃化為虎上山走或云貍虎化為人好著紫

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貍

晉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師道宣年二十二

火未了了後忽發狂變為虎食人不可紀後有

一女子樹上採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釵釧於

山石間後復人形知而取之經年還家復為人

遂出仕官為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

怪之事道宣自云我曾得病發狂遂化為虎唱

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于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三五 高暉堂

是號哭捉送赴官遂餓死建康獄中

丹陽人沈宗在縣治下以下為業義熙中左將

軍檀侯鎮姑熟好獵以格虎為事忽有一人著

皮袴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袴以紙裹十餘錢來

詣宗卜云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為作卦

卦成告之東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飲內口

著甌中狀如牛飲既出東行有餘步從者及馬

皆化為虎自此以後虎暴非常

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為虎所取行六

七里至大壙唐易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
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怪之乃為探出之
有二子生昇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
並上

介象入山冀遇神仙臥石上有一虎狂舐象額
象謂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
汝試我者汝自去虎乃去神仙傳

永初中邵都梁馮恭醉卧於山路夜有虎來以
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五 高暉堂

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及
異苑

晉沙門釋法安者廬山之僧遠法師弟子也義
熙末陽新縣虎暴甚盛縣有大社樹下有築神
廟左右民居以百數遭虎死者必一兩人法安
嘗遊其縣暮投此村民以懼虎早閉門間且不
識法安不肯受之法安遙之樹下坐禪通夜向
曉有虎負人而至投樹之北見安如喜如跳伏
安前安為說法振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至

一山村人追死者至樹下見安大驚謂其神人故
虎不害自茲以後虎患遂息注苑珠林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為虎所害後猛行至
蒿中忽見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勉也
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踉向猛婦舉手指虎狀
而遮護須臾有二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
即擊胡猛得免也異苑

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常屠虎至海口見一蟹大
如笠腳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姬語云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五 高暉堂

汝噉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為虎所食
商亮字子華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亮
按劍直前斬羊虎乃各以其一半去時人為之
譏曰石里之勇商子華暴虎見之藏爪牙
義熙四年東陽郡大朱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
母居會道宗收債不在隣人聞其屋中砢礪之
聲闕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室中砢礪之
怕恐虎入食其母便鳴鼓會人共往救之圍宅
突進不見其虎但見其母語如常不解此意見

安前安爲說法按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至

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
便失其母縣界內虎灾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
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中盾并戟
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
床上不能復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兒號泣而葬
其母如法朝夕哭臨 齊語記

梁衙山侯蕭泰爲雍州刺史鎮襄陽時虎甚暴
村門設檻機發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
陳云從村告乞還誤落檻中共開之出檻即成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三十五 高暉堂

虎馳去

梁末始興人黃乾有妹小珠聘同縣人李肅小
珠共媿入山采木實過神廟而小珠在廟戀慕
不肯歸及將還復獨走上廟見人即入草中乾
妻來告肅肅以爲更有他意肅被縣召將一伴
夜還值風雨見廟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見神
床上故衣少聞聞外有行聲二人惶怖入神床
并風後湏臾見一虎振尾奮迅直至火邊自脫
牙爪卷皮置床上着衣向火坐肅看乃小珠也

肅征袍小珠共語不應明日將歸送向乾家乃
閉置一室擲生肉則接食之其母恒看守之惟
一猪少日又成虎村人乃將弓弩上舍發屋射
殺之 虎蒼

廷尉沈僧照聽南山彪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
丁 梁典

後周楊忠從太祖狩於龍門獨當一虎左挾其
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虎爲捨于因以
字之 周書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三十五 高暉堂

曇詢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
之以身爲翳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
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事
略同此而或廊居榛梗唯詢一蹤入鳥不亂獸
見如偶每入禪定七日爲期白虎入房仍爲窟
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初邁疾彌雷忽有神光
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繞院空飛
聲淚哀切氣至大漸烏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
人物或在房門至於卧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

中既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

猛虎透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天地結慘神僧傳

釋靜謁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

亡返山本無水湏便澗飲當於昏夕覺人侍立

忽降虎來前咆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使

人淘掘飛泉通涌從是已來遂省挹酌今錫谷

避世堡虎咆泉是也法苑珠林

有人常隨佛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

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辱汝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高暉堂

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神僧傳

竺曇猷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

蹲在獸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

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壯並競

出大十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上

雪山之下多有裸類諸獸馳遊各各相隨任其

所食時彼獸中有一特虎端止少雙於諸獸中

無比類者彼虎如是毛色光鮮為於無邊諸獸

求覓欲取為對各各皆言汝屬我來汝屬我來

復有諸獸自相謂言汝等且待莫共相爭聽彼

特虎目選取誰即為匹偶彼獸即是我等之王

時諸獸中有一牛王向於特虎而說偈言世人

皆取我之糞持用塗地為清淨是故端正賢特

虎應當取我以為夫是時特虎向彼王說偈答

言汝項斛領甚高大止堪駕車及挽犁云何將

此醜身形忽欲為我作夫王是時復有二大白

象向於特虎而說偈言我是雪山大象王戰鬪

用我無不勝我既有是大威力汝今何不作我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高暉堂

妻是時特虎復以偈答彼白象言汝若見聞獅

子王膽驚怖馳奔走遺失屎尿狼籍去云何

堪得為我夫爾時彼中有一獅子諸獸之王向

彼特虎而說偈言汝今觀我此形容前分潤大

後纖細在於山中自恣活復能存恤餘眾生我

是一切諸獸王無有更能勝我者若有見我及

聞聲諸獸悉皆奔不住我今如是力猛壯威神

甚大不可論是故賢虎汝當知乃可為夫作於

婦時彼特虎向獅子而說偈言大力勇猛及威

神身體形容悉端正如是我今得夫已必當頂

戴而奉承法苑珠林

魚懷珠而鱗紫鹿帶玉而角班說林

鹿食龜鹿食蛇玄覽

鹿者純善之獸王孝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

則見瑞應圖

白鹿王者刑罰理則至說文

蟻為蚊黃魚為鸚鵡汝魚之斑者為鹿

邪布有鹿兩頭而角且千一角者為天鹿兩角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三五 高暉堂

者為辟邪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千

大林中塔佛與調達昔為鹿王佛代孕鹿命處

鹿野之號因此得名西域傳

蜀郡頤墓山山有穴如墓之口故名岷嶮直峭

有平地百餘步坦然方正諸山之鹿一日一聚

其中號曰鹿市圖經

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宋志

夏禹之時神鹿行於河水金樓子

老子騎青鹿上昇仙鑑

太微真人尹澄字初默曾行山中遇鹿有

蹟頓不前者澄哀其苦乃以藥封之後因人山

忽遇洪雨食盡支單困於林藪時有羣鹿奄至

相依而止饑則吮其乳安則卧其懷相隨累日

而返上

夷齊棄薇不食有白鹿乳之

楚元王在鬱林大獵於雲夢之澤有鹿哀鳴王

釋之後吳使楚當鹿乘月黑馳繞吳軍苦萬馬

奔聲吳軍驚遁楚王明日達吳營見鹿無數環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三五 高暉堂

之一大白鹿叙其報恩曲折楚王乃為立廟以

旌其德

辛孟年七十與麋鹿同羣遊世謂之鹿儂備中

丁茂字仲慮交趾人也至孝母終負土治冢列

植松柏白鹿遊乎左右廣州先賢傳

黃列子者嘗遊獵九江射中五色神鹿逐跡尋

穴遇神芝服而得仙

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階其後果薨昌邑王

時夷鵠鳥集宮殿下其後昌邑王竟亡會稽東

郡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為東萊大

守都尉王子鳳時臨人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

衡論

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

記異

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弟

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傍有白鹿甚馴不畏

人三輔決錄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三五 高暉堂

襄陽蘇嶺山廟門有二石鹿夾之故謂之鹿門

山習氏記云習郁常為侍中從光武幸黎丘郁

與光武俱夢見蘇嶺山神因使立祠部重產記

云雙石鹿自立如鬪採伐人常過其下或有時

不見鹿因是知有靈瑞梁天監初有蚌湖村人

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恒鹿乃走馬

逐之鹿即透澗直向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

所在惟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向者鹿所化

遂起其夜夢見一人著單巾帽黃布袴褶語云

使君遣我牧馬汝何驅迫賴得無他若見損傷

豈得全濟襄陽記

昔番陽郡安樂縣有人姓彭世以捕射為業兒

隨父入山父忽蹶然倒地乃變成白鹿兒悲號

追鹿超然遠逝遂失所在兒於是不捉弓終身

至孫復學射忽得一白鹿乃於鹿間得道家七

星符有其祖姓名年月分明視之愧悔乃燒去

弧矢列異傳

有一士人姓車是淮南人天雨舍中獨坐忽有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三五 高暉堂

二年少女來就之著紫纈襦立其牀前共語笑

車疑之天雨如此女人從外來而衣服何不沾

濕必是異物其壁上先挂一銅鏡徑數寸圓

鏡中有二鹿在牀前因將刀斫之而悉成鹿一

走去獲一枚以為脯食之五行記

有人捕鹿獲之為人所竊詰管輅為卦云東巷

第三家候無人時發其屋頭第七椽以瓦著椽

下明日食時自送還汝也其夜盜者父患頭痛

亦來自占輅令歸之病乃愈異事

昔張盍瑜及孺甯成二人竝精思於蜀雲壁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深於是二人顧視於鏡乃見是鹿也因問曰汝是草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也言絕即逐其鹿而走

抱朴子

東晉義熙中鄱陽李嬰李滔兄弟二人善於用弩嘗得大鹿解其四脚懸著樹上以臘為炙方欲共食遙見山下有人長三丈許疾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歛取鹿頭鬻皮骨并火上雜肉悉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高暉堂

納囊中徑負入山嬰兄弟俱平

石勒常備於臨水為遊軍所囚曾有羣鹿傍道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羣鹿者我也君應為列國主故相救耳

貞山在毘陵郡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

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及長與凡女有異遂為女冠梁武帝為別立一觀號曰鹿娘後死入棺

武帝致祭開棺視之但聞異香不見骸骨遂葬棺於毘陵因號其墓處為貞山

述異記

汝門惠原本姓春氏義湯人也少以弓弩為業至武陵山射一孕鹿將死能言曰吾先身只殺汝汝今遂併殺害我母子託是緣訂應為汝死復向言曰吾尋當成佛也汝可行善生代代勿復結冤惠原即悟前緣遂落髮於鹿死之處而置迦藍名耆闍窟山寺王融別傳言惠死後十年有人於武當山下見之

明州圖經

慧約季父喜畋獵化終不改約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高暉堂

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勦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汗流且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者

神僧傳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度禪師起造時有鄒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為不祥即加剝剖鹿懷一麋尋當產育就庖哀切有側

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並壞因生慚愧

深起悔責乃求道度禪師發露重憾立大誓願

罄捨家貲廻買此地為立伽藍

梁古寺記

僧崖焚身後八月中獵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

頂行獵擲箭弓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麋

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

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

勤力作田矣便爾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

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眾舉望見崖從以兩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望 高暉堂

僧執錫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婆崖曰汝何勞

捉我乃指前雜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

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

皆有佛性但為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

禽畜神傳

有佛世尊號曰寶德我時作摩納之子此會眾

生住佛智慧者往昔之時悉在鹿中我時發願

如是諸鹿我皆令住佛智慧中時鹿聞已尋皆

發一得如是一切勇 法苑珠林

昔有二菩薩身為九色鹿毛色九種角白如雪

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與一鳥為知識時水中

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

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我鹿聞下水救之語言

汝可騎我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繞鹿三

匝向鹿叩頭乞為人天作奴給其使令採取水

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

人貪我皮角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

色鹿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望 高暉堂

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

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當為我得之王若

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

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

人聞之欲取言貴念是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

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

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言

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

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眾徑到恒水邊鳥在樹

頭見人兵來卽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
熟睡眠卧不覺烏下喙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
無復走地便往趣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
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
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曰誰道我在此

王便指示車邊獮面人是也鹿卽仰頭視此人
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
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心反
復不如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乃曰汝受其恩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望 高暉堂

柰何反欲殺之背恩如是卽下勅國中若有驅

逐此鹿者當誅五族其人因癩而死九色鹿經

昔有國王名梵達多以此林施與羣鹿故各施

鹿林如羯蘭鐸迦長者於王舍城竹林園中穿

一池以施羯蘭鐸迦鳥令其遊戲因各施羯蘭

鐸迦池此亦如是故名施鹿林法苑珠林

昔摩竭國甘黎園中城北石室窟中有衆多獵

師入山遊獵廣施羅網殺鹿無數復還上山時

有一鹿墮彼極難去中大聲呼喚獵師聞已各

各奔馳自還墮樞傷害人民不可勝數雖復不
死被瘡極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乃到其舍求
諸膏藥以傳其瘡室家五親各迎屍喪歸還被
瘡衆生念知瘡瘡厭患遊獵宿緣應度便自捨
家學道作沙門

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波羅柰國中
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利於
石上後有精氣墮於行處有一雌鹿來舐卽便
有身十月滿足來至仙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望 高暉堂

妙唯脚似鹿梵志取之養育長成梵志事火使

火不絕此女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此女恐

怖畏梵志瞋有餘梵志離此住處此女往彼乞

火梵志見跡跡有蓮華要此女言遶我舍七而

當與汝火若去時亦遶七而莫行本踪異道而

還卽如其言取火而去時梵豫國王出行遊獵

見彼梵志遶舍周而十四重蓮華復見二道有

兩行華怪其所以問梵志言都無水池云何有

此妙華彼具答之王尋華跡至梵志所從索女

看見其端正甚適悅意即從梵志求索此女

志與王王即立為第二夫人後時有身相師占

言當生千子王六夫人聞已生妬漸作計校思

厚招喻鹿女左右多與財寶十月滿足便生千

葉蓮華欲生之時大夫人以物縵眼不聽自看

捉臭爛馬肺承著其下取千葉蓮華盛著籃裏

擲于河中還為解眼而語之言看汝所生唯見

一段臭爛馬肺王遣人問為生何物而答王言

唯生臭肺大夫人而語王言王喜倒惑此畜生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聖高暉堂

所生仙人供養生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大夫人

即便退其夫人之職不復聽見時烏耆延王將

諸徒眾從夫人綵女下流遊戲見黃雲蓋從河

上流隨水而來王作是念此雲蓋下必有神物

遣人往看于黃雲下見有一籃即便接取開而

看之見千葉蓮華葉葉有一小兒取之養育以

漸長大各有大力烏耆延王常貢獻梵豫王集

諸獻物遣使欲去諸子問言欲作何等時王答

言欲貢獻彼梵豫國王諸子答言若有一子猶

望能服天下使來貢獻况有千子而當獻他千

子即時將諸軍眾降伏諸國次到梵豫國王聞

軍至募其國中誰能攘却如此之敵都無有人

能攘却者第二夫人來受募言我能却之問言

云何得却夫人答言但為我作百丈之臺我坐

其上必能攘却作臺已竟夫人在上而坐爾時

千子欲舉手自然手不能舉夫人語言汝慎

莫舉手向父母我是汝母千子問言何以為馬

母答子言我若搆乳一乳有五百岐各入汝口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聖高暉堂

是汝之母若當不爾非是汝母即時兩手搆乳

一乳之中有五百岐入千子口中其餘軍眾無

有得者千子降伏向父母懺悔諸子于是和合

二國無復怨讐 雜寶藏經

往昔久遠無數世時有五通比丘各精進力在

山中樹下閑寂求道時有四禽獸依附左右常

得安隱一者鴿二者烏三者毒蛇四者鹿是四

禽獸者晝行求食暮則還宿四禽獸一夜自相

問言世間之苦何者為重烏言饑渴最苦饑渴

之時身羸目冥神識不寧投身羅網不顧鋒刃

我等喪身莫不由之以此言之饑渴為苦鴿言

媯欲最苦色欲熾盛無所顧念失身滅命莫不

由之毒虵言瞋恚最苦毒意一起不避親疎亦

能殺人復亦自殺鹿言驚怖最苦我在林野心

怛怵惕畏懼獵師及諸豺狼髣髴有聲奔投坑

岸母子相捐肝膽悼悸以此言之驚怖為苦比

丘聞之即答之曰汝等所論是其末耳不究苦

本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為苦器憂畏無量吾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吳 高暉堂

以是故捨俗學道滅意斷想不貪四大欲斷苦

源志存泥洹是故知身為大苦本故書云大患

莫若於身也法苑珠林 ○以下免

赤兔王者德盛則至 宋書

白兔王者敬耆老則見 上

王者恩加者老則白兔見一本曰王者應事疾

則見赤兔者王者德茂則見 瑞應圖

熒惑不明雉生兔焉 春秋考異郵

若失德則地吐泉魚啣兔 春秋元命苞

兔毫出玄菟樂浪 范子訓然

殷紂時龜生毛兔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 述異記

宣王三十年有兔舞於鎬京 竹書紀年

后羿獵於巴山獲一兔大如驢異之置柙中中

塗失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

羿曰我鵠扶君為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

手於逢蒙是日逢蒙弑羿而奪之位兔曰鵠扶

自此始也 雲笈私志 ○以下馬

趣馬 趣養 掌贊正良馬 贊助校人而正 而齊其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吳 高暉堂

飲食 所以養之使 簡其六節 所以開之以 掌駕

說之頒 駕以行說以止有勞逸 辨四時之居治

執駒攻特之屬治直吏反以聽馭夫 周禮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

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人其布于 林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繫廐始牧夏庠馬

冬獻馬射則充權質茨牆則剪鬪

圉人 良馬四一人 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蹶馬亦如之

馬質至平掌領馬一正也買馬量三物三壽則平其價值馬量三物材

必量其高下然後可知其價也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

下材而共皆有物賈以其材之美惡定其價之高下綱惡馬

惡者則網維之所凡受馬於有司者有司調校

以禁其奔蹏也馬謂國事書其齒毛與其賈馬賈則書其年齒

當用馬者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

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

自爭馬之訟則聽其曲直禁原蠶者原再也蠶為龍精與馬

而馬衰故禁之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兕 高暉堂

校人馬官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辨六馬之屬

馬之屬不同而所種馬一種謂馬之至良

駕亦異故辯之種馬一種謂馬之至良

用之一物者謂戎馬戎路駕齊馬一物路

以類相從也戎馬一物戎馬齊馬一物路

駕齊道馬一物象路駕田馬一物田路駕

一物以給官凡頒良馬而養乘之頒良馬謂頒

人趣馬馭夫僕夫也乘馬一師四圍養馬日圍

養之乘之然後教也乘馬一師四圍養馬日圍

校六馬各一虓共成一枝凡千校有左右分

左駑馬三良馬之數五馬皆為良馬惟駑馬麗

馬一圍二馬為虓是二八虓一師共一圍師八

師一趣馬馬百二十八八趣馬一馭夫馬二十四

匹共一馭夫匹共一趣馬三良馬之數五良一

駑凡一乎四百五十六匹而玉馬大備矣○天

子十有二閑閑必木為之以防馬也六廐馬六

種種馬戎馬齊馬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馬四

種種馬戎馬齊馬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馬四

種種馬戎馬齊馬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馬四

種種馬戎馬齊馬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馬四

種種馬戎馬齊馬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馬四

種種馬戎馬齊馬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馬四

種種馬戎馬齊馬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馬四

種種馬戎馬齊馬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馬四

種種馬戎馬齊馬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馬四

種種馬戎馬齊馬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馬四

種種馬戎馬齊馬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馬四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辛 高暉堂

馬祖祭天執駒馬二歲為駒性未夏祭先牧

養馬頌馬攻特壯馬蹄蓋不可乘用故因秋祭

馬社祭始乘臧僕簡為馭者冬祭馬步祭神

者獻馬於王講馭夫馭夫馭夫馭夫馭夫

大祭祀朝觀會同皆有合毛馬而頒之齊其

授節幣馬以馬賜遺則執朴而從之取者執鞅

凡賓客受其幣馬實之馬夫喪飾遺車之馬及

堊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

山川則飾黃駒黃中之色也謂凡國之使者其

其幣馬侯或私觀凡軍事物馬而頌之足力而等馭夫之祿自馭馬以下皆有祿宮中
之稍食謂馬皆有養乘於宮中者○並上

黃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麒麟駉駉
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能羆而無
敵者有必勝之理也商子

馬毛大尾親友自絕註云取馬毛大尾置朋友
衣中若夫婦友中夫婦自
相憎矣○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五十一 高暉堂

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腕投仗榻相胸脇管青

相臍脇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呂氏春秋

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光脊為將軍

欲得強腹脇為城節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者

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

頸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頸天蹄三羸大頭緩

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豁括

短脇四駑淺骹薄鬮五駑齊民要術

相馬不藏法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肝小識人

意朋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心欲得
大目大則心大心大則猛利不驚目四滿則朝

暮健腎欲得小腸欲得厚且長腸厚則腹下廣
方而平脾欲得小廉腹小則脾小脾小則易養

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
皆可乘致致瘦欲得見其肉謂前肩致肥欲得

見其骨骨謂馬龍鬚突目平脊大腹墜重有肉
此三事備者亦千里馬也水火欲得分水火在

間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得紅而有光此馬千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五十二 高暉堂

里馬上齒欲鈎鈎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頰下

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

鋒則千里嗣骨欲廉如織杼而濶又欲長頰下

是目欲滿而澤眶欲小上欲弓曲下欲直素中

欲廉而張素與陰中欲得平服主人欲小股裏

也陽裏欲高則怒股中上額欲方而平八肉欲

大而明耳玄中欲深耳下耳欲小而銳如削筒

相去欲促鬣欲戴中骨高二寸鬣中易骨欲直

下骨也頰欲開赤長膺下欲廣口夫以上各曰

挾一作尺能久走鞅欲方前頰喉欲曲而深胸欲

直而出前向鳧間欲開望視之如雙鳧頸骨欲

大肉次之髻欲極而厚且折季毛欲長多覆肝

肺無病髮後背欲短而方脊欲大而抗膈筋欲

大英脊飛鳧見者怒胸欲三府欲齊兩腋及尻

欲頰而方尾欲減本欲大脇肋欲大而窪名曰

上渠能久走龍翅欲廣而長并肉欲大而明髀

也肉輔肉欲大而明前脚下肉腸欲充腔小肱季肋欲

張短懸薄欲厚而緩脚虎口欲開肉腹下欲平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五三 高暉堂

滿善走名曰下渠日三百里陽肉欲上而高起

髀外髀欲廣厚汗溝欲深明直肉欲方能久走

近前髀一作鼠欲方直肉胸肉欲急髀裏間筋

欲急短而減善細走下也機骨欲舉上曲如懸

匡馬頭欲高距骨欲出前間骨欲出前後曰髀外

暗蹄附蟬欲大前後目夜股欲薄而博善能走

骨也後髀欲長而膝本欲起有力前脚肘後欲

開能走膝欲方而庫髀骨欲短兩肩骨欲深名曰芙蓉怒蹄欲厚三寸硬如石下欲深而明其

後開如鷄翼能久走

夫因氣含生罕不以形相別至於比德方專龍

馬則同類焉是以蔡臺觀其智衛忌相其才切

亦昭發於圖緯而刊載於寶牒章皇王之符瑞

叶河洛之禎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銅玉傳其象

至如騄耳驊騮赤驥白麟之絕黃渠山子踰輪

之異不可得而比也故能遙碣石而礫倒畧排

閭闔而軼姑徐非夫歸風彌塵之迹超虛送日

之步安能若是哉望絳宮而驥首指瓊臺而一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五三 高暉堂

息緊可得而齊影矣至於詩書所記名色寔多

駢駘麗乎垆野皎質耀乎空谷或表形駟紫被

乎青玄難可盡言矣其有龍文騶裏之倫取其

電逝而颯逸驕駢駢之儔亦騰驤以稱駿莫

不待盛明而皆出歷代之神寶矣次有蒲梢嚙

膝魚文驪駒之類或擅名於漢右或珎生於冀

北備飾于涓正填列於帝阜進則克服于上襄

而驂驪于瑤輅退則羈棄於下圉而思馭於帝

闕侯吳班秦公之見識仰天門而彌遠窺雲路

而何難哉使乎韓哀孫陽之復執鞭豈傷吻弊策伏匿而不進焉自非神徹幽遐體照冥遠驅

駕羣龍窮觀天域詳搜迥古靡得儔焉蕭綺拾遺記錄

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典不見至趙武靈

王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李牧日殺牛饗士習

騎射始見於此又宋劉炫謂左氏左師展將以

公乘馬而歸此騎馬之漸予按古者服牛乘馬

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時始單騎群碎錄

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比丘馬有樊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五 高暉堂

惡八態何等為八一態者解羈韁時便掣車欲

走二態者車駕跳梁欲嚙其人三態者便舉前

兩脚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踢車軛五態者便人

方持軛摩身抄車却行六態者便傍行斜走七

態者便掣車馳走得值濁泥止住不行八態者

懸斃餒之說視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時遽合

喙啜飲食不得佛言人亦有弊惡八態何等為

八一態者聞說經便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韁

中走時二態者聞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

向便頓跳梁不欲樂聞如馬駕車跳梁欲齧人

時三態者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脚掣

車走時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跨車軛時五

態者聞說經便起去如馬入立持軛摩身抄車

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頓頭邪視耳語

如馬傍行斜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

之不能相應答便死抵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

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及念嬌洗多求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五 高暉堂

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遽欲學問行道亦不

能復得行道如馬懸斃餒之說視不肯食其主

牽去欲駕之乃遽合喙嚙亦不得食

罷差之山多馬山海經○又北

有文馬縞自如白朱鬣目若黃金夕曰吉量一作

良乘之壽千歲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曰身目

獻之六韜曰文身朱鬣眼若黃金項若雞尾各

口雞斯之乘大傳曰駝身朱鬣雜目山海經亦

有吉黃之乘壽千歲者惟各有不同說有小錯其實一物耳

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或作古黃或曰翠黃其狀如狐初學記

龍馬者仁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頸有翼傍有垂毛鳴聲九哀宋書

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驂綠耳金喙騰黃騶吾吉

光蒲稍破服野麋麋鹿白蟻雞斯蜚鴻母兒遺

風騷襲茲白織驪馬賦

馬有秀騏逢馳尸子

馬稱驊騮驪騮牛譽郭椒丁櫟桓譚新論

馬屬白馬黑脊驢白馬朱鬣駱飛黃騶吾吉量

朱駁飛免金喙騷襲走狐馱騃飛鴻野麋腹丹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五十五 高暉堂

騏驎騮駟驊驪驪驪汗血驪駮巨虛駮鹿廣雅

滇池縣有澤水周廻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

狹似如倒流故俗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有神

馬與家馬交則生駿駒世稱滇池駒日行五百

里華陽國志

盧縣有馬穴山傍有地道漢時常有百匹馬出

其中形皆小似滇池馬今遂名其處曰馬穴荆

圖說

舜駕五龍馬行康衢列子

飛兔者補馬之名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吳志

駮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孫氏瑞應圖

微子乘白馬入周曰白馬氏

天子東遊至於黃澤使宮樂誦曰黃之池其馬

歎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壽穀天

傳

綠耳又作騮耳渠黃又名訾黃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五十六 高暉堂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騮驪而左綠耳右騮

赤龍而左白馱天子主車造父為御齒齒為右

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

子栢天主車參吾為御奔戎為右穆天子傳

犬戎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駟天子

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爰有黑牛白角黑

羊白血

八駿之乘以飲於枝詩之中積石之南河並上

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八駿皆因

其毛色以為名號竹書紀年

天子大享於平衍之中鷄韓之人無鳧乃獻良

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千穆天子傳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

龍芻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株龍芻化為

龍駒述異記

穆王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

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萬縣之表有書使十人

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高暉堂

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

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

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

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

身有肉翅逾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

拾遺記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為狐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顓謂師曠曰吾

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

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鵠

食狷狷食駮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

之狀有如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駮駮馬而出畋

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

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

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誣乎說苑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

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

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高暉堂

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

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

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

釋之勿傷吾仁也上

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馬之價期

年而不得像過賈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

求其人雖期百年不可得也符子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謂曰嬰疾甚且死

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趣駕煩

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奮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韓子

公遊於紀得金魚啟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鯨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母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晏子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全

高暉堂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葦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駑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

死韓詩外傳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

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上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子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韓非子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上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全

高暉堂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逾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父曰得一馬畧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墮顛跌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趨耳伯樂曰此馬好跳擲不堪御也子笑乃止朝野僉載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為皆馬禍也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被神記

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來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相譚新論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為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聲以為吏追乃奔而亡去明視之馬跡也乃惕然大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荷衣糧而去入於沂澤援琴鼓之為天馬之聲號曰走馬引馬古今注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高暉堂

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追電飛翹銅爵晨鳧上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為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披神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驪一名紫

燕騮一名綠鬃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為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為王良俱還代邸西京雜記

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故漢武為賦天馬之歌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頭羈絕絆驪首而馳吳發京城食時至燉煌北塞山下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為候馬亭西河舊事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高暉堂

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返繞日三匝然入漢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為名步景當乘之時如驚蹇之驢耳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種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明年應生臣請走刈之得以秣馬終不餓也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於九景之山全

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日其國俗之

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氣起五色照人

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

得乎朔乃東走至夕而返得立露青露盛青琉

璃各受五合跪以獻帝遍賜羣臣羣臣得嘗者

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嘗露董謂李克孟

岐部黃安也 洞冥記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駒馬者乃命其子曰騶

字叔馬其後改爲登字叔昇 西京雜記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高暉堂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碼碯

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餘

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

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自蜃爲珂紫金爲

華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爲患或加以鈴鐻飾以

流蘇走則如撞鍾磬若飛幡葆後得貳師天馬

帝以玳瑁石爲鞍鏤以金銀鑰石以綠地五色

錦爲蔽泥後稍以能羸皮爲之能羸毛有綠光

皆長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

二十枚 四京雜記

漢哀帝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

飲食五行志以爲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

象也 搜神記

王莽建國三年池陽有小人長一尺餘或乘馬

或步行搽持萬物小人皆自相稱三日乃止莽

甚惡之 五行記

馬援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高暉堂

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

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

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

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

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臣愚以爲傳聞

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

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

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千

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

氏騎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
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固四尺四寸有
詔置於宣德殿下欲為名馬式焉後漢書

肅宗崩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俱會

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怒

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

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

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

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後漢書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六十七 高暉堂

夫馬塞翁姓李見高谷詩序

鮑宣子承永子昱皆為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

人歌之曰鮑氏聽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

步工後漢書

茨文字子河宛人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

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曰一馬兩

車茨子河

孔仲山正身勵行辭公府之京師宿下亭盜竊

其馬尋知是仲山馬乃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

宜侵盜送馬還之上

蘇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

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焉翁

曰諸卿無目不足視也晉譚新論

曹洪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

馬洪以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

惟覺耳邊風聲足似不踐也諺曰憑空虛躍曹

家白鵠拾遺記

驚帆曹直有駿馬名曰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六十八 高暉堂

之舉帆疾也

張飛有馬號玉追時歌曰人守有張飛馬中有

王追家字乾

豹月鳥張飛馬彙苑

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至所惜也彰

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君所選馬王因指一妓彰

遂換之馬號曰白鵠獨異志

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

放眈馬相法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

知此馬而目眈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馬此鞍中

馬蹇此馬亦罵之眈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眈

馬論衡

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兩耳黃各曰黃耳

子傳

程堅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櫪下

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魏畧

魏齊王嘉平初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

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充

高暉堂

河搜神記

黃平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索絛曰馬

火也馬舞火起也向馬拍手救火也乎未歸

大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

前別生而死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

敦陵上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

而南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

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為使駛行相及從者

不信行一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馬先鳴

而黃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

抱朴子

符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驅馬墮而落澗追兵幾

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澗而垂鞍與堅堅不

江異苑

能及馬又跪而受焉堅援之得登岸而西奔廬

吾與玄子觀東海釋駟而升乎岷山未中路而

忘馬符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符子

曰六合不可忘故知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

廣博物志

符子

卷之四六

羊

高暉堂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

元則滿月鵲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籠嬌鞍中

秋則玉櫛總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

金鞍冬至則嘶風鐙除日則藥王鞍每節則飼

馬以明紗豆薔薇草

馬癖記

老宿諺言赫連之世有駿馬名曰白口驢

水經注

上以王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

高宗并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

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哉
名檢事殊為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
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偽之名當是不
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
囚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躡弁曰王主客
何為懃懃於千里融曰鄉國既異其優劣聊復
相訪君子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
湏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鄙陋
之故弁不能答

南齊書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七

高暉堂

暉遂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
經又釋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
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遂不許固請乃赴之
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拜一
弟子自是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利前
見有兩高座遂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
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竟神
施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九十四匹咒願畢於是
而絕

神僧傳

梁武帝有良馬名照殿玉獅子

小記

陸法和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
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
出將解之馬已斃矣

北齊書

河間王琛遣使至波斯國求得千里馬號追風

赤以銀為槽金為鎧環

洛陽伽藍記

北齊散騎常侍河南陸又黃門郎印之子也印
字雲駒而又患風多所遺忘嘗與人馬曰雲駒
有神符者常帶符與人渡漳水至失符又笑曰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七

高暉堂

劉君渡水失神符其人答曰陸又各馬作雲駒

談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嘗從文宣北伐
乘赤馬赤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
求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幙前方云我
馬尚在

北史

韋夔至延州見弟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
夔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其弟曰昔人不乘
遺弊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也卒乘

舊馬而歸迷

煬帝使李星御馬一匹名獅子駘海錄碎事以下驪驢

修彌國多神馬驪驢十丈毛色皎然能行水上

有兩翼或飛於海上常與牧馬合則生神驢洞真記

記

趙簡子有兩白驢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

之宮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

之曰得白驢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於是召庖

人殺白驢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七十三

高暉堂

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

登而獲甲首呂氏春秋

漢靈帝養驢數百頭常自騎之驅馳遍京師有

時駕四驢入市金樓子○又宋廢帝亦于殿上養驢

王粲好驢家畜數頭其價有至百金者其一曰

落欽其二曰遠遊其三曰鷺翼其四曰白鳳其

五曰臨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

星于帷短牒

石虎鄴中有一用道人知咒術乘驢作估客于

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度忽有惡鬼

倫牽此道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尋跡咒誓呼諸

鬼王須臾即驢物如故搜神記

釋道安常乘赤驢往來荆襄間一日而徧

王侯初拜僕射劉祥與奚子融載行至中堂見

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

僕矣南齊書

元恒傲很兇龕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昔宋

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人號曰驢王我孰觀汝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七十四

高暉堂

所作亦恐不免驢當時聞者號為驢王後魏書

沙苑之敗李神雋策耿馬而走曰丁掾力馬倒

曰丁掾誤我北史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歎

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邢崎嶇千里荷囊致餐

用捷大勲歷世不刊斯定爾之功者也音隨時

與晨夜不默仰弁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

分不忒雖挈壺者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

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暝猶憶天時用不廢聲

斯又爾之明也青春隆身長頭廣額修尾後垂
巨耳雙髀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實瀆精麴

負磨廻銜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
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勲而加之以衆能是

用遣中大夫閭丘騾加爾使銜勒大鳴鴻臚班
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

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爲廬山公

宋索
叔排

附大蘭王九錫文曰太亥十年九月乙亥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五 高暉堂

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蒙豨冊命

大蘭王曰唯君稟太陰之沉精標羣形於

玄質體肥腴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蒙

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

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後

世此君之美也白滴彰於周詩港波應乎

隆象歌詠垂於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

之德也君相與野遊爲君雄顧羣數百自

西徂東俯歎洙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

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
君之勇也

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口第一波羅

門有摩沙豆陳久者不可熟持着肆上欲賣與

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能驢市賣難售

時陳豆主便作是念我當以豆買此驢用便往

語言汝能持驢買此豆那驢主復念用是能驢

爲當取彼豆即便答言可爾得驢已歡喜爾時

豆主便作是念今得驢子便即說頌曰婆羅門

廣博物志 卷之四六 五 高暉堂

法巧販賣陳久沙豆十六年唐蓋汝薪煮不熟

感折小齒 爾時驢主亦作頌曰汝婆羅

門何所喜雖有四脚毛衣好負重着道令汝知

雖刺火燒終不動爾時垣復說得言獨生千秋

杖頭着四寸針能治敗能驢何憂不可伏爾時

驢聞復瞑即說誦曰安立前二足雙飛後兩蹄

折波前板齒然後自當知爾時豆主聞驢此頌

復說傷言蚊蚋毒虫螫唯仰尾自防當截汝尾

却令汝知辛苦爾時驢復以偈答言從先祖已

來行此懺快法今我教承習死死終不捨爾時
豆主知此弊惡不可苦語便更稱譽以頌答曰
音聲馮徹好面白如珂雪當為汝取婦共遊林
澤中驢聞輒愛語復說頌曰我能負八斛日行
六百里婆羅當知聞取婦歡喜故

僧祇律

爾時殊致羅婆菩薩告諸龍言過去世時此賢
劫初有一天子名曰大二摩多端正少雙才智
聰明以正行化常樂寂靜不樂愛樂常樂潔身
王有夫人多貪色慾王既不幸無處遂心曾於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高暉堂

一時見驢命羣根相出見終心發動脫衣就之
驢見即交遂成胎藏月滿生子頭耳口眼悉皆
似驢唯身類人而復羸澀駸毛被體與畜無殊
夫人見之心驚悔畏即便委棄投於廁中以福
力故處空墜時有羅刹婦名曰驢神見兒不汚
念言福子遂于空中接收洗持將往雪山乳哺
畜養猶如已子等無有異及至長成教服仙藥
與天童子日夜共遊復有去天亦來愛護此兒
飲食甘果藥草身體轉異福德莊嚴大光照曜

如是天眾共同稱美號為法驢貳此大仙聖人
以是因緣彼雪中并及餘處悉皆化生種種好
華好果好藥好香種種清流種種好鳥在所盈
佳昔皆豐盈以此藥泉資益因緣其餘形容麤
相悉轉身體端正唯唇似驢是故名為驢唇仙

大集經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六

高暉堂